



資治通鑑導讀

毋有江編

毋有江 編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





目錄

開課緣起4

導言 為什麼要讀《資治通鑑》6

第一章 戰國風雲.....10

三家分晉 (10) 孟嘗君養士 (24) 范雎相秦 (29) 呂不韋投機政治 (35)

第二章 大秦興亡.....39

鄭國為間 (39) 李牧守邊與匈奴始大 (47) 秦國滅齊 (51) 劉邦與項籍 (54) 趙高指鹿為馬 (58)

第三章 兩漢風雨.....62

韓信拜大將 (62) 漢武帝罷輪臺詔 (66) 漢武帝託孤 (70) 漢宣帝吏治 (74) 趙充國善治羌亂 (79) 匈奴和親 (91) 王莽養望 (94) 翟方進當大變 (97) 劉秀起事 (100) 馬援志在馬革裹屍還 (102) 跋扈將軍梁冀 (112) 曹操、劉備與孫策 (119) 管寧、邴原、王烈避亂遼東 (141) 周瑜有雅量卓識 (143) 曹操讓縣自明本志 (147)



第四章 三國的鼎立149

劉備託孤諸葛亮（149） 高平陵之變（151） 甘露之變（165） 劉禪樂不思蜀（168）

第五章 兩晉的動盪170

晉武帝滅吳（170） 徙戎論（184） 晉武帝極意聲色（191） 晉王公大臣崇奢侈尚清談（192） 祖逖聞雞起舞（198） 石勒有大志度（199） 王謝安晉室（202） 王猛治前秦（211） 劉裕出身貧賤（215）

第六章 南北的對峙216

晉宋禪代（216） 嵩山道士寇謙之（219） 蕭道成代宋（222） 北魏邊鎮問題（229） 蘇綽佐宇文泰以興周（233） 高澄整肅吏治（236） 梁武帝斥責賀琛（239） 南北交聘（246） 洗夫人保境嶺南（250）

第七章 短促的隋朝.....255

第八章 李唐氣象.....255

第九章 又一個紛亂的時代255



開課緣起

開設一門課，先要講清楚為什麼要開這門課？學生能夠從課程中學到什麼？同樣，學生選修一門課程，也要考慮為何要選這門課？這門課程有何特點？任課老師有何特點？選修這門課程自己能否有所收穫？選了之後自己最終能不能拿到學分？

我開設這門課程起因於我長期在學校開設《中國人文地理》。這門課程比較受學生歡迎，因為兼顧到了歷史、地理與人文。但我不滿意的。因為我的學習主業雖然是地理學下面的歷史地理學，可是我對中國現代地理知識所知甚少，講起來很吃力。聽課的學生也有反映枯燥單調的。這對向來講求認真做事的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心理負擔，一直琢磨着怎麼給自己“減負”。所以趁着學院領導班子換屆和本科教務老師更迭的機會，我申請開設《資治通鑑導讀》公選課，並獲得批准。《資治通鑑》我熟悉，開設比較有把握。而且這部書經常被人開列給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少年，作為瞭解中國社會文



化、提高歷史人文素養的必讀書。我雖然不想趕這個時髦，但實在不願意每學期都上《中國人文地理》，而且上《資治通鑑導讀》還可以教、研兼顧，公私兩便。於是欣然備起課來。

《資治通鑑》本身的價值以及當代大學生閱讀這部書的意義，留待下文細說。我要強調的是，這顯然不是一門很容易拿到學分的課。它需要你花一點時間去閱讀，去思考。我做事欠缺變通，在打成績上不大會為調皮懶散的學生着想。但假如你是一位認真守紀的學生，最後的成績總歸是不錯的。



導言 為什麼要讀《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中國著名的長篇編年史。作者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根據大量的史料，《通鑑》採用的材料，除正史以外，所采雜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種。花了十九年的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西元前四〇三——西元九五九年）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編寫成年經事緯的巨著。通鑑一向為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的編年史，它在中國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的影響。¹

《資治通鑑》不僅受到歷史學者的厚愛，在社會中上層知識階層裏也有着相當的影響。閱讀《資治通鑑》被視作是有教養的標誌。但是《資治通鑑》究竟好在哪里？跳出專業研究領域，普通人恐怕不甚了了。

從編纂者的本意來說，司馬光是鑒於“遷、固以

¹ 《標點資治通鑑說明》，見標點本《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縮印本。



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才“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成就這一編年史巨著的，他心目中的第一讀者是天子帝王，是為皇帝老子統治天下提供歷史啟示的，不關咱們老百姓的事。可是由於編纂者的審慎精細，《通鑑》的價值遠遠超出了編纂者當初的預計。該書問世後，雖有仿作者，但後出之書卻無法從總體上超越它。最重要的是材料上根本無法超越。一個人如想對中國歷史文化有一定深度的瞭解，還非讀這本書不可。它是古代中國一幅栩栩如生的歷史畫卷。

我這個課開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和當代大學生有關係嗎？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畢竟是少數人的夢想，大多數人還是要辛苦奔波在謀生之路上，人生幸福和《通鑑》有勾連嗎？確實說不上。不過人活在世上，不惟社會、經濟地位上有三六九等，在人生境界上也有高下之別。信息時代知識如八面來風，人腦不是電腦，不是移動硬盤，知識要篩選、要選擇性吸收存儲，這種選擇能力來自於個體的人生閱歷，更來自於外在的教育



和薰陶。經典著作之所以經典，在於它總能夠給閱讀者的思維以潛移默化的積極性影響。要深刻理解我們這個劇烈變動的大中國，不只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視野，還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維度。《通鑑》無疑是一部提升人思想境界的經典歷史著作。

《通鑑》好是好，但是長了點。全書二百九十四卷，按時代分為《周紀》、《秦紀》、《漢紀》、《魏紀》、《晉紀》、《宋紀》、《齊紀》、《梁紀》、《陳紀》、《隋紀》、《唐紀》、《後梁紀》、《後唐紀》、《後晉紀》、《後漢紀》、《後周紀》，計十六紀，字數在三百萬左右。能夠把它讀下來的人少之又少。《宋史》卷二百八十六《王曙傳王益柔附傳》云：“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王益柔字勝之）耳。’”而且《資治通鑑》的內容，側重政治軍事，對社會經濟文化着墨不多，與當今時代精神未免脫節過多。這些都是需要仔細思量的。我們開這門課，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飲，主要是從《資治通鑑》中選取一些富有教益的故事閱讀、思考。這樣就要求大家課下



有所預習，手邊最好有古漢語字典或詞典，遇到不熟悉的制度名物、地名人名，大家除了可以查閱《辭海》、《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人名詞典和歷史地名詞典外，還可以利用便捷的互聯網進行查閱。



第一章 戰國風雲

【導讀】《資治通鑑》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其實敘事開始於前四五三年韓、趙、魏三家滅智氏。本章采自《周紀》，《周紀》共五卷，是對戰國時代的生動描述，閱讀時可參攷楊寬所著《戰國史》。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始封于魏，至魏舒，始為晉正卿；三世至斯。趙之先，造父後；至叔帶，始自周適晉；至趙夙，始封于耿。至趙盾，始為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出於周武王，至韓武子事晉，封于韓原。至韓厥，為晉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為晉大夫，于周則陪臣也。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鑑始於此，其所以謹名分歟！〕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諡曰襄子。智果，智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智氏溢美也。〕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韋昭曰：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通鑑俗傳寫者多作“美須”，非也。國語作“美鬢”，今從之。〕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韋昭曰：給，足也。巧文，行巧于文辭。伎，渠綺翻。〕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韋昭曰：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於傳。哀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躒，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於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注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注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避智氏之禍，故于太史別族。宋祁國語補音：別，彼列翻；又如字。〕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趙簡子，文子之孫鞅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趙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長，知兩翻。〕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釋文〔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求不滅也。簡，竹策也。〕以授二子曰：“謹識之！”〔識，職吏翻，記也。〕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毛晃曰：奏，進上也。〕於是



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姓譜：尹，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孫因為氏。韋昭曰：晉陽，趙氏邑。為，治也。班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注：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同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于鑿臺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注又云：叔虞封于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瓚說及括地志未知何據。〕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抽繭之緒，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愈培則愈厚。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尹鐸損其戶數。〔韋昭曰：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而，汝也。難，乃旦翻，患也，厄也。少，音多少之少。重之為多，輕之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及智宣子卒，〔卒，子恤翻。〕智襄子為政，〔諡法：有勞定國曰襄。為政，為晉國之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虎〕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子曼多之孫駒也。諡法：溫柔好樂曰康；辟土服遠曰桓。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難，乃旦翻；下同。〕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



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書五子之歌之辭。夏，戶雅翻。見，賢遍翻，發見也，著也，形也。〕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夫，音扶。段規，韓康子之相也。相，息醬翻；下同。〕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蝻、蟻、蜂、蠆，皆能害人，〔宋祁曰：蝻，如銳翻；又字林：人劣翻。秦人謂蚊為蝻。今按：蝻，小蟲，日中群集人之肌膚而嘍其血，蚊之類也。蜂，細腰而能螫人。蠆亦毒蟲，長尾，音丑邁翻。〕況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好，呼到翻。愎，弼力翻，狠也。狃，女九翻，驕，忸也，又相狎也。〕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于智伯。〔毛晃曰：邑，都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都，國都；邑，縣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會為邑者之政，以里為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共一里門，即六鄉之二十五家為一閭也；小司徒蓋論溝洫之制，四井為邑，共用一溝，即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衆寡，溝則度水之衆寡，此其所



以異歟！毛、項二說皆明周制，參而考之，戰國之所謂邑非周制矣。致，送至也。〕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任章，魏桓子之相也。姓譜：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曰任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實太昊之後，主濟祀，今濟州任城即其地。任，市林翻。〕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索，山客翻，求也〕，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逸書也。敗，補邁翻。〕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脂利翻，物相綴當也。又質讀如字，亦通。質，謂榘質也，質的也。榘質受斧，質的受矢。言智伯怒魏桓子，必加兵于魏，如榘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復，扶又翻。〕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康曰：皋，姑勞切；狼，盧當切；春秋蔡地，後為趙邑。余據春秋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韓得成皋，因以并鄭，時蔡已為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皋狼為蔡地，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蘭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為晉境，而古文“蘭”字與“蔡”字近，或者“蔡”字其“蘭”字之訛也。〕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帥，讀曰率。〕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則豆翻，疾趨之也。趨，七喻翻。〕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翻。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之長，丁丈翻。顏師古曰：長，讀為短長之長；今讀為長幼



之長，非也。崔豹古今注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盛，時征翻。〕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曰疲。〕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韋昭曰：謂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即春秋邯鄲午之邑也。班志，邯鄲縣屬趙國。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從邑，故旁加邑。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蓋肅侯徙都，非敬侯也。邯，音寒。鄲，音丹，康多寒切。〕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韋昭曰：浚，煎也，讀曰醺。宋祁曰：浚，蘇俊翻；醺，子召翻；余謂浚讀當如宋音。浚者，疏淪也，淘也，深也。〕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其家之臣子皆稱之曰主，死則曰先主，考左傳可見已。屬，陟玉翻。〕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六尺。〕沈龜產鼃，民無叛意。〔沈，持林翻。顏師古漢書音義曰，鼃，黽也，似蝦蟆而長腳，其色青。史游急就章曰：蛙，蝦蟆。陸佃埤雅曰：鼃，似蝦蟆而長蹄，瞋目如怒。鼃，與蛙同，音下媯翻。〕智伯行水，〔據經典釋文，凡巡行之行，音下孟翻；後仿此。〕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中；有力者居右，持矛以備傾側，所謂車右是也。韓、魏畏智氏之強，一為之禦，一為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駟乘。左傳：



齊伐晉，燭庸之越駟乘。杜預注曰：四人共乘者殿車。乘，石證翻。〕

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跗，音夫，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絳縣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邑。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水經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穀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睹為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范，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於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于唐之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子，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為據。〕絳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絳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夫，音扶。難，乃旦翻。〕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絳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



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夫，音扶；餘並同。難，乃旦翻。降，戶江翻，下也，服也。說，輸芮翻。懈，居隘翻，怠也。危難，如字。悛，丑緣翻，改也，止也。絺，抽遲翻，姓也。康曰：“絺”當作“邲”，姓譜諸書未有從絲者，疑借字。余按姓譜：絺姓，周蘇忿生支子，封於絺，因氏焉。為趙之為，音于偽翻。使，疏吏翻。疵請出使以避禍也。〕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帥，讀曰率。〕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姓譜：張氏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寔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風俗傳云：張、王、李、趙，黃帝所賜姓也。又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唐姓氏譜：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周宣王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將，領也。卒，臧沒翻。說文：吏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其字從“衣”從“十”。〕大敗智伯之衆，〔以此敗彼曰敗。敗，比邁翻。〕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史記六國年表，三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獲麟二十七年。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唯輔果在。〔以別族也。〕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夫，音扶。〕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



毅之調才，正直中和之調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夫，音扶。帥，所類翻。〕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書禹貢：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注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南。祝穆曰：據左傳鄭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人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古之雲夢澤甚廣，而後世悉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箭之產，荆楚為良；雲夢，楚之地也。夢，如字，又莫公翻。〕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矯，舉夭翻。揉，如久翻。康曰：揉曲為矯，揉所以撓曲而使之直也。羽者，箭翎。括者，箭窟受弦處。括，音聃，通作“筈”。〕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夫概王於棠谿。戰國之時，其地屬韓，出金甚精利。劉昭郡國志：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亭。杜佑通典曰：棠谿在今汝州鄆城縣界。九域志：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毛晃曰：鎔，銷也，鑄也；說文：鑄器法也。董仲舒傳：猶金在鎔。注：鎔，調鑄器之模範。範，法也，式也。禮運：范金合土。土。砥，軫氏翻，柔石也。礪，力制翻，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挾，檄頰翻。〕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挾，戶頰翻。朱元



晦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勝，音升。乳，儒遇翻，乳育也。乳狗，育子之狗也。搏，伯各翻。〕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虎而傳翼，其為害也愈甚。〕夫德者人之所嚴，〔嚴，敬也。〕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易，以豉翻。〕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說文：漆，木汁可以髹物，下從水，象漆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注曰：飲器，梲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嘗以月氏王頭與漢使歃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梲榼，晉云虎子，皆非也。梲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虎子，褻器，所以溲便者。梲，音擊。榼，克合翻。氏，音支。使，疏吏翻。歃，色甲翻。盛，時征翻。褻，息列翻。溲，疏鳩翻。便，毗連翻。〕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豫，姓也。讓，名也。戰國之時又有豫且，不知其同時否也。為，音于偽翻；下同。〕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挾，持也。劉向曰：匕首，短劍。鹽鐵論曰：匕首長尺八寸；頭類匕，故云匕首。匕，音比。廁，初吏翻，圜也。長，直亮翻。〕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索，山客翻。〕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舍，讀曰舍。〕

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癩，落蓋翻，惡疾也。啞倚下翻，



瘖也。〕行乞於市，〔神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此立市之始也，鄭氏周禮注曰：市，雜聚之處。〕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謂之趙孟，其後遂襲而呼為趙孟。孟，長也。〕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易，以歧翻。〕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經典釋文曰：質，職日翻。委質，委其體以事君也。後漢書注：委質，屈膝。〕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于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于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智宣子之所以失，趙簡子之所以得；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質而無貳。其為後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

案《太平寰宇記》卷40《河東道一》并州：并州，**太原郡**；**舊理太原、晉陽二縣，今理陽曲縣**。《禹貢》冀州之域。《禹貢》曰：“既修太原。”《注》曰：“高平曰原，今以為郡名。”《舜典》曰：“肇十有二州。”王肅注曰：“舜為冀州之北太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滹沱、嘔夷，浸曰涑、易。”《釋名》曰：“并，



兼也；言其州或併或設，因以為名。”《春秋》：“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太原、大夏、夏墟、平陽、晉陽，六名其實一也。《太康地記》曰：“并州不以衡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名，而言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乎？”按今州本高辛氏之子實沈，又金天氏之子臺駘之所居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後帝不臧，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曰：“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太原，臺駘之所居。”按今州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封，又為夏禹之所都也。帝堯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也。又曰：“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是為晉侯。”《史記》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是封汝。’周公請封之于唐，成王曰：‘吾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封之。”今州，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為趙地。《左傳》云：“晉趙鞅入晉陽以叛。”穎容曰：“趙簡子居晉陽，至成侯居邯鄲。”《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智伯後為韓、趙、魏所滅，故其地屬趙。《地理志》云：“趙西有太原。”《秦本紀》云：“莊襄王二年，蒙驁攻趙，定太原；四年，初置太原郡。”始皇置三十六郡，仍為太原郡。漢二年，魏豹反為楚，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韓信虜魏豹，



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六年，以太原二十一縣爲韓國，徙封韓王信，都太原。七年，信反，走入匈奴。十一年，封皇子恒爲代王，都晉陽。文帝元年，皇子參爲太原王，都晉陽。《地理志》云：“太原郡領二十一縣，屬并州。”後漢末省并州入冀州。魏文帝黃初元年，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爲太原國。初，曹操圍袁尚於鄴，時袁紹以其甥高幹爲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宜速迎尚，併力觀變。”幹不能用，故敗。晉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爲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以東盡入石勒。至苻堅、姚興、赫連勃勃竝于河東郡置并州。後苻丕爲慕容垂所迫，奔於晉陽，稱帝一年，爲慕容永所滅。後魏復爲太原郡。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置六府於并州，後省六府，置并州總管。開皇三年廢總管，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今州理是也。九年廢行臺，復置并州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三年罷州爲太原郡。隋季陵遲，寇盜充斥，煬帝以唐高祖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太原郡留守，仍遣虎賁中郎將王威、高君雅爲副。時賊帥歷山飛衆號十萬，來寇郡境，劉武周又殺太守王仁恭，舉兵馬邑，俄又攻汾陽宮。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勸高祖舉兵，旬月間衆至數萬。威、君雅素有疑心，高祖斬之以徇，時大業十三年也。其年入關，克定京邑，高祖輔政。義寧元年，太原郡仍舊不改。唐武德元年改爲并州總管，并州領晉陽、太原、榆次、太谷、祁、陽直、壽陽、孟、樂平、交城、石艾、



文水、遼山、平城、烏河、榆社十六縣，其年置清源縣，仍以榆社屬韓州。三年廢總管，其年置汾陽，仍以孟、壽陽二縣置受州，治孟縣；樂平、遼山、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太谷、祁二縣置太州，治太谷；仍以文水屬汾州。四年又置總管，管并、介、受、遼、太、榆、汾七州，其年改爲上總管。五年又改代、石二總管，其年改上總管爲大總管。六年又置朔州總管，仍割汾州之文水來屬，其年廢太州，以太谷、祁二縣來屬。七年改爲大都督府，其年置羅陰縣，并省陽直縣，改汾陽爲陽曲縣，又以文水屬汾州。貞觀元年省烏河、羅陰二縣，又以文水來屬。八年以廢受州之壽陽、孟、樂平、石艾，又割順州之燕然，凡五縣來屬；督并、汾、箕、嵐四州。十四年廢燕然縣。龍朔二年進爲大都督府。長壽元年，置北都，罷都督府。開元十一年，玄宗行幸至此，以此州王業所興，又建北都，仍改并州爲太原府，立起義堂碑以紀其事。二十一年，分天下州郡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太原爲河東道。又於邊境置節度使以式遏四夷，河東最爲天下雄鎮。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即位于魏州，改太原爲西京，以鎮州爲北都。三年改太原爲北京。後爲僞漢所據。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平晉，移州於三交塞陽曲縣界。太原舊城竝從毀廢，仍改晉陽縣爲平晉縣。

風俗：其人有堯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嫁娶送死，皆侈靡於他國。隋《圖經》云：“并州，其氣勇抗誠信，韓、趙、魏謂之三晉，



剽悍盜賊，常爲他郡劇。”《漢書》云：“韓信謂陳豨曰：‘代爲天下精兵處。’”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爲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之援，可以守焉。”又風俗以介之推焚身，民咸言神靈忌燒火，由是土人至冬中輒一月寒食，不復煙爨，老少不堪，多因而死。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寒去火，殘損人民，非賢者之意”，使溫食，衆惑少解，風俗頗革。今有祠存。

【孟嘗君養士】

齊王封田嬰于薛，（班志，薛縣屬魯國，夏奚仲之國；後遷于邳，仲虺居之。括地志：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號曰靖郭君。（杜佑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封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如靖郭、武安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史記列傳云：嬰諡爲靖郭君。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駟鈞封靖郭侯。）靖郭君言于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正義云：案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群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余謂此所謂五官，蓋亦言典事五大夫也。數，所角翻。）王從之；已而



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

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夫，音扶。）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隆，高也，崇也。庸，常也。）

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略，（通，達也。儻，倜儻卓異也。饒智略，言智略有餘也。）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說，式芮翻。譽，音餘。）皆請靖郭君以文為嗣。靖郭君卒，（嗣，祥吏翻。卒，子恤翻。）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史記列傳曰：諡曰孟嘗君。索隱曰：號曰孟嘗君；曰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舍業，為之築舍，立居業也。）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象牀，以象齒為之。登徒，姓也；直，其名。遺，于季翻。）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戊許諾，（姓譜：公孫氏出於黃帝。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戊，音恤。償，辰羊翻，報也。諾，奴各翻。以言許人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



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戊趨去，未至中閨，〔閨，涓畦翻。宮中小門曰閨，上圓下方如圭，故謂之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諛，許元翻。〕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邶穀風之辭。毛氏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菁與菹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並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郭璞曰：今菘菜。陸德明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曰：菲，芴；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芴，土瓜；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菹，大菜，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菲，敷尾翻。邶，蒲昧翻。芴，扶拂翻。蔓，謨官翻。菹，方六翻。〕孟嘗君有焉。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于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質，音致。〕

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先、後，皆去聲。〕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白裘，緝狐腋之皮為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物之所藏曰藏，音徂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于王



而遣之。〔為，于偽翻。〕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案《太平寰宇記》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徐州，彭城郡，今理彭城縣。古大彭氏國，地則青、兗之城。星分房宿四度。按《周禮》之九州，青州得沂山及沂、泗、淮三水，兗州得大野，無復徐州矣。今州即宋之分也。《左傳》謂：“鄭、楚取宋彭城”，是為宋邑。六國時屬楚。秦併天下，以彭城屬泗水郡。項羽自號為西楚霸王，建都于此。漢改泗水為沛郡，又分沛郡立楚國，復置徐州。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後漢及晉為彭城國。宋元嘉中王玄謨上表：“以六郡人民三十萬戶獲安於東南，實以此為重鎮。”後陷。後魏復置徐州，兼立東南道行臺。又《輿地記》云：“郡城由來非攻所能拔。”言其險固也。按《十道志》云：“自南北朝，彭城為要害之地。隋鑿御河已來，南控堦橋，以扼梁、泗，歷古名鎮，莫重於斯。”後周立總管府，以大將王軌破陳軍於呂梁，擒吳明徹，悉虜其眾。隋初罷總管。大業三年改為彭城郡。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復置徐州總管府，管徐、邳、泗、鄆、沂、仁六州，徐州領彭城、蕭、沛、豐、滕、符離、諸陽七縣。貞觀元年，廢諸陽入符離。二年省鄆、邳二州，仍以譙州來屬。七年以沂州入海州都督。八年廢仁州入譙州，其徐州都督管徐、泗、譙三州。十七年罷都督府，以



廢譙州之蘄縣來屬。天寶元年，改徐州為彭城郡。乾元元年，復為徐州。至皇朝為武寧軍節度。

風俗：風俗好尚與鄒魯同，無林澤之饒，俗廣義愛親，趨禮樂，好敦行。《地理志》謂：“沛楚之言多楚音。”又云：“沛楚之樸直舒徐。”

《太平寰宇記》卷21《河南道二十一》兗州：兗州，魯郡，今理瑕丘縣。《禹貢》兗州之域，星分奎、婁，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于辰在戌，歷奎、婁、胃，為魯之分野。春秋時為魯國。《史記》：“武王即位，封周公子伯禽于曲阜，為魯公。”六國時屬楚。秦滅楚，屬秦，秦以魯為薛郡。漢高祖更立魯國，以封公主，又立泰山、山陽二郡。後漢改為任城國，以泰山、山陽郡地兼置兗州。晉改為魯郡。宋武帝平河南，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兗州，三十年立兗州于瑕丘。後魏宣武正始中又置南兗州于譙城。孝明孝昌二年又置西兗州于定陶城。北齊為任城郡。隋大業二年改為魯郡。唐武德五年平徐圓朗置兗州，領任城、瑕丘、平陸、龔丘、曲阜、鄒、泗水七縣。貞觀元年省曲阜，其年又省東泰州，以博城縣來屬。八年復置曲阜。十四年置都督府，管兗、泰、沂三州。十七年以廢戴州之金鄉、方輿來屬。長安四年置萊蕪縣。天寶元年改為魯郡。乾元元年復為兗州。自唐末至漢，並為泰寧軍節度。周廣順二年降為防禦州，以慕容彥超叛命仍平故也。今復為泰寧軍節度使。



風俗：《漢書》云：周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言近正也。俗既益薄。孔子憫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是以前人好學，尚禮義，重廉恥。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狹人衆，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其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其喪葬之禮文備實寡，然而好學，猶愈于他俗。《貨殖傳》云：“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富至鉅萬，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范睢相秦】

初，魏人范睢（姓譜：范本陶唐氏之後，隨會為晉大夫，食采于范，後有（因）氏焉。睢，音雖。）從中大夫須賈使于齊，（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須姓，密須氏之後。風俗通：須姓，太昊之後。蓋本之須句。使，疏吏翻。句，音胸。）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睢，折脅，折齒。睢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索隱曰：折脅，折齒，謂擊折其脅，又拉折其齒也。簣，謂葦荻之薄，用之以卷其屍也。余謂簣字從竹，蓋竹為之，非葦荻之薄也。又謂竹東南之產，北人貴之，自江以北饒葦荻，人率織之以為薄，寢或以為薦藉。索隱以葦薄為簣，習於所見而從俗所呼者耳。相，息亮翻。笞，丑之翻。折，力答翻。卷，



讀曰卷。簣，竹革翻。更，工衡翻。溺，奴吊翻。）以懲後，令無妄言者。（令，力丁翻。）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令，盧經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魏人鄭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操，七刀翻。）

秦謁者王稽使于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台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使，疏吏翻。率，讀曰帥。）范睢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睢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謬，靡幼翻，誤也，詐也。穰，人羊翻。）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屏，卑郢翻，又卑正翻；後凡摒退之屏皆同音。跽，忌己翻，跪也。唯，于癸翻，蓋應聲也。凡唯諾之唯皆同音。）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卒，子恤翻，終也。邪，音耶。）范睢曰：“非敢然也！（睢，音雖。然，猶言如是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于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少，始紹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



肯鄉秦耳。”〔謂天下之士懲睢之死，不敢復言。鄉，讀曰向。〕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謂溷濁之也。漢陸賈曰“毋久溷公！”即此義，音戶困翻。毛晃曰：溷，濁也，又污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況蹇兔乎！治，直之翻。〕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

〔穰，人羊翻。為，于偽翻。〕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夫，音扶。〕齊閔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昧也，見上卷十四年。閔，讀曰閔。將，即亮翻。〕再闢地千里，〔辟，讀曰辟，昧，莫葛翻。〕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年。罷，讀曰疲。幾，居依翻。〕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夫，音扶。康曰：處，敝呂翻；余謂處，昌據翻，于世俗常言，音義為長。〕而天下之樞也，〔以門戶為喻，門戶之闔闢皆由於樞。〕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用霸者，謂用霸天下之術。〕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強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



弱者。易，以豉翻。）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范雎謀兵事，則三晉受兵禍，而穰侯兄弟皆為秦所逐矣。）

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雎，息隨翻。間，古莧翻。說，式芮翻。）“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夫，音扶。使，疏吏翻。華，戶化翻。斷，丁亂翻；凡斷決之斷皆同音。）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於天下，（操，七刀翻。謂剖符而出使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字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傳，直戀翻。祭，則介翻。陸德明：櫟，音立；曼，音萬；羹，音郎。）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下事之類。）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管，掌也。擢，拔也。宿昔，一夕之間也。淖齒弑齊閔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女教翻。射，而亦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



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疾能，禦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夫，音扶。〕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

〔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之入。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為吏者也。秩，直乙翻。〕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相，息亮翻。朝，直遙翻。為，于偽翻。〕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

〔應，於陵翻，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安州界。〕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間步，投間隙徒步而行也。間，古莧翻。〕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恙，餘亮翻。噬，時制翻。〕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黎翻，厚繒也。袍，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曰：纁為繭，縕為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為繭，雜用舊絮者為袍。〕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于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相，息亮翻。為，于偽翻。雎更姓名曰張祿，故云然。鄉，讀曰向。〕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跪伏。〕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于前而馬食之，〔莖，寸斬之槁，雜豆以飼馬。莖、豆，兩物也。莖，寸臥翻。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



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于趙，以好士聞于諸侯，故魏齊奔歸之而就匿焉。）

案《太平寰宇記》卷1《河南道一》開封府：開封府，今理開封、浚儀二縣。《禹貢》為兗、豫二州之域，星分房宿。在春秋時為鄭地，戰國時為魏都。《史記》云：“魏惠王自安邑徙都大梁。”即今西面浚儀縣故城是也。後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因引河水灌城而拔之，即以為三川郡地。漢祖起沛，酈生說曰：“陳留為天下衝，四通五達之郊，無名山大川之阻。”即謂此地也。後定天下，為陳留郡之浚儀縣。至文帝封皇子武為梁王，都大梁。後以其地卑濕，東徙睢陽，即今宋州也。晉武改為陳留國。東魏孝靜帝廢國為梁州，分為陳留、開封二郡。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至後周改梁州為汴州，以城臨汴水，因以為名。隋初州如故。大業初州廢，又為郡。二年廢郡，以其地併入滎陽、潁川、濟陰、東萊等四郡。有通濟渠，即煬帝所開，以通江淮漕運，經中而過。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汴州總管府，管汴、洧、杞、陳四州，汴州領浚儀、新里、小黃、開封、封丘等五縣。七年改為都督府。廢開封、小黃、新里三縣，入浚儀縣。復以廢杞州之雍丘、陳留、營州之中牟、洧州之尉氏來屬。龍朔二年以中牟隸鄭州。延和元年復置開封縣。天寶元年改汴州為陳留郡。乾元元年復為汴州。建中二年築羅城。梁



開平元年升為東京，置開封府。後唐同光元年復為汴州，以宣武軍為額。晉天福三年又升為東京，置開封府。漢、周至皇朝並因之。

風俗：《漢書》：“河南之氣，厥性安舒。”今汴地涉鄭衛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術，雜以遊豫。有魏公子之遺風，難動以非，易感以義。

【呂不韋投機政治】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蓋食湯沐邑于華陽，因以為號。華，戶化翻。〕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夏，戶雅翻。質，音致。數，所角翻。〕異人以庶孽孫質于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唐韻曰：猶木之有孽生也。異人于秦太子為庶子，于秦王為庶孽孫。孽，魚列翻。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為驢，古字多假借用之。進，音才刃翻。〕居處困不得意。

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賈，音古。邯鄲，音寒丹。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說，式芮翻。〕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



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侯有秦國之業，〔華，戶化翻；下同。子侯，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侯，胡啟切。余謂“侯”字即左傳高侯之侯。陸德明曰：侯，音兮。〕士倉又輔之。〔姓譜：士姓，晉士蒹之後。〕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質，音致。嗣，祥吏翻。〕異人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適，讀曰嫡；下為適同。〕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于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譽，音餘。〕賓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式芮翻。〕“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夫，音扶。〕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適，讀曰嫡。〕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中，讀曰仲。〕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于太子曰：〔間，古莧翻。〕“子異人絕賢，〔毛晃曰：絕，奇冠也，相去遼遠也。〕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子以托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饋遺異人，〔嗣，祥吏翻。遺，于季翻。〕而請呂



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于諸侯。

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娶”字當從史記作“取”。邯鄲，音寒丹。）知其有娠，（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呂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書“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呂姜方震，自為震動之震，不作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佯，音羊。期，讀曰朞。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賈禍張本。）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予，讀曰與。）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楚服，為楚人之服。或曰：楚，楚盛服也。）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更，更衡翻。）

案《漢書》卷28《地理志下》：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遯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



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

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



第二章 大秦興亡

【導讀】在《資治通鑑》裏《秦紀》共三卷，對秦統一天下又迅速敗亡的历史作了生動描述。

〔鄭國為間〕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于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幹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於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峻之東仲山也。開，輕煙翻。蔚，紆勿翻。笄，古兮翻。雍，於用翻，峻祖紅翻。）並北山，東注洛。（並，步浪翻。師古曰：洛水，即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曆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餘翻。鄜，音膚。邠，彼巾翻。）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覺，露也，韓之謀露也。）秦人欲殺之。



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臣為，于偽翻。卒，子恤翻，終也。）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師古曰：注，引也。填闕，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咸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鬥。杜佑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闕，讀曰淤，音於據翻。舄，與舄同，音思積翻，鹵也。鹵，亦作鹵，音郎古翻，鹹鹵。）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裕也。）

案《太平寰宇記》卷25《關西道一》雍州：雍州，京兆郡，今理長安、萬年二縣。《禹貢》雍州之域。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周武王都鄴、鎬。平王東遷，以岐、鄴之地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秦兼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今興平縣。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櫟陽縣。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謂之三秦。高祖入關定三秦，復并為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左內史為京兆尹、左馮翊，右內史為右扶風，謂之三輔。其理俱在長安城中，又置司隸校尉以總之。光武都洛陽。以關中地置雍州，尋復立三輔。魏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三輔仍舊屬司隸。晉初省司隸，復置雍州。愍帝之後，劉聰、石勒、苻健、姚萇相繼竊據之。萇孫泓為劉裕所滅。東晉復置雍州及京兆郡，尋為赫連勃勃所破。遣子瓚鎮長安，號曰南臺。後魏太武破赫連昌，復於長安置雍州。孝武自洛陽遷都長安，改為京兆尹。隋開皇三年，自長安故城遷都龍首川，廢京兆尹，



又置雍州。煬帝改為京兆郡，領大興、長安、新豐、渭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武德元年改為雍州，改大興縣為萬年，萬年縣為櫟陽，分櫟陽置平陵，以渭南縣屬華州，分醴泉置溫秀縣，分雲陽置石門縣。二年分萬年置芷陽縣，分藍田置白鹿縣，分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分高陵置鹿苑縣，改平陵為粟邑縣，分醴泉置好畤縣，分盩厔置終南縣。三年改白鹿為寧人縣，分藍田置玉山縣，分始平置扶風縣。仍分武功、好畤、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分溫秀、石門二縣置泉州。四年改三原為池陽。五年復以華州之渭南來屬。六年改池陽為華池縣。七年廢芷陽入萬年縣。貞觀元年廢鹿苑入高陵縣，廢寧人玉山入藍田縣，改雲陽為池陽縣，改華池為三原縣，又廢稷州。以武功、好畤、盩厔三縣來屬。八年廢粟邑入櫟陽縣，廢終南入盩厔縣，廢雲陽入池陽縣，仍以池陽為雲陽縣，廢上宜入岐州之岐陽縣。十七年罷宜州，以華原、同官二縣來屬。二十年又置宜君縣。永徽二年廢宜君縣。總章元年置乾封、明堂二縣。咸亨元年置美原縣。文明元年置奉天縣。天授元年改雍州為京兆郡，其年復舊。二年分始平、武功、奉天、盩厔、好畤等縣復置稷州，雲陽、涇陽、醴泉、三原、富平、美原等縣置宜州。大足元年罷，以鴻、宜、鼎、稷四州依舊為縣，以始平等十七縣還隸雍州長安。二年廢乾封、明堂二縣。景龍三年以邠州之永壽，商州之安業二縣來屬。景



雲元年復以永壽屬邠州，安業隸商州。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復隋舊名。四年改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天寶元年京師為西京。七載置真符縣，十一載廢。朱梁開平元年都汴，改此為佑國軍，府為大安府。二年改為永平軍。後唐同光初復為西京京兆府。晉天福中改為晉昌軍。漢乾祐初改為永興軍，其京兆府仍舊，皇朝因之。謹按：漢五年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之都洛，以為此天下中丁仲切，四方納貢職，道里均。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也。今陛下欲比隆成、康之時，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高祖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六年擒韓信，田肯賀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漢至唐，常為王者奧區。

風俗：秦有四塞之固，漢高納劉敬之言都之，因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豪族、名家于關中，強



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為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為難理。

《太平寰宇記》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河南府，古洛州，[今理河南、洛陽二縣](#)。《禹貢》豫州之域。星分柳宿。為周之始都。按《博物志》云：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雲所起，四險之國也。昔周武王克殷還，顧瞻河、洛而嘆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雒、伊，毋遠天室。”遂定鼎郊鄩，以為東都。《周書》又曰：“周公將主政，乃作大邑，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郊山，以為天下之大湊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在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澗水東、瀍水之陽，以即中土，而為洛邑，而為成周王都。”今苑內王城是也。又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又云：“成王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返歸在豐，周公往營之，後始遷殷頑民居之。”河南府東故洛城是也。自成王後十世，幽王為犬戎所殺，其子平王居洛邑，所謂新邑也。平王後十三葉，敬王避王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焉。敬王後十一葉，赧王又徙居于西周，即王城，今苑城內是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赧王盡獻其邑三十六于秦，秦昭襄王納其獻，立為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自平王



東遷，至赧王凡二十葉，而周氏滅矣。《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徐廣注《史記》云：“周王畿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楚漢之初，立韓公子成為韓王，其地屬韓。漢元年，項羽立楚將瑕丘公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二年，陽降漢，漢於其地置河南郡，領縣二十二，理洛陽。漢高祖五年即位定陶，自洛陽徙都長安。後漢建武元年幸南宮，遂定都焉。至五年改河南郡為河南尹，領二十一縣，屬司隸校尉。獻帝即位，關東兵起，相國董卓遂逼遷西都長安，盡燒洛陽宮廟。曹子建詩云：“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後卓死，又都焉。至建安元年曹操進兵詣京師，帝遂南都于許。魏受禪，都洛陽。陳留王奐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十三州志》云：“京師之州，司隸校尉掌焉，故曰司州。”晉受禪，又都洛陽，司州不改。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京師，于是司州沒胡。劉聰以洛陽為荊州。石季龍又改為司州。建武元年分司州之河南等七郡為洛州。東晉永和五年，桓元子入洛陽，復置河南郡，屬司州。苻堅使王猛克洛陽，改司州為豫州，後秦不改。宋武帝入洛，更置東垣、西垣二縣，仍于虎牢置司州。後魏神{上鹿下加}三年，遣將安頡攻洛陽，拔之，復為洛州。太和十七年又改洛州為司州，十九年，改河南郡為河南尹。孝武帝自洛陽遷都長安，是為西魏；孝靜帝自洛陽徙都鄴，是為東魏。按



《郡國縣道記》云：“東魏天平元年又改司州為洛州，改河南尹為河南郡。”西魏大統三年，復收洛陽，又改洛陽為司州，仍置牧。司州尋陷入高齊，司州不改，又移河南郡於滎池縣大塢城置，尋又改司州為洛州，河南郡惟領宜遷一縣。後周建德六年平鄴之後，于洛陽置洛州總管，仍省東魏及高齊兩河南郡，改宜遷為河南縣，仍于洛陽置洛陽郡。大象元年移相州六府于洛州，以為東京，仍廢河陽總管。隋初仍舊置總管。二年廢總管，置河南道行臺省，并罷洛陽郡置洛州，以郡舊領縣屬焉。大業元年煬帝命僕射楊素等營構宮室，大業二年遂成新都而徙居之，今洛陽宮是也。其宮北據邙山，南值伊闕之口，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東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煬帝嘗登邙山，觀伊闕，顧曰：“此非龍門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僕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遂定議建都焉。其宮室臺殿，宇文愷所創也，愷巧思絕倫，因此制造頗窮奢麗，前代都邑莫之與比。仍以洛州移入新都，廢州在宮城南，又改為豫州，置牧。三年罷州為河南郡，仍置尹。四年改東京為東都。十二年煬帝幸江都，留越王侗內守。十四年煬帝崩，立越王侗于洛，復置洛州。侗尋為王世充所害，充改洛州為司州。唐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復為洛州，置總管府領洛、鄭、熊、穀、嵩、管、伊、汝、魯九州，洛州領河南、洛陽、偃師、鞏、陽城、緱氏、嵩陽、陸渾、伊闕九縣。其年罷總管府，置陝東道大行臺。九年罷行臺，置洛州都督府，領洛、懷、鄭、汝四



州，權于府置尚書省。貞觀元年割穀州之新安來屬。七年又割穀州之壽安來屬。八年移理所於河南縣之宣範坊。十八年廢都督府，省緱氏、嵩陽二縣。顯慶二年置東都，官員一準雍州。是歲廢穀州，以福昌、永寧、長水、澠池四縣，懷州之河陽、濟源、溫、王屋，鄭州之杞水來屬。龍朔二年又以許州之陽翟，鄭州之密縣，絳州之垣縣來屬。乾封元年以垣縣隸絳州。咸亨四年又置柏崖、大基二縣，其年省柏崖縣。上元二年復置緱氏縣。永淳元年復置嵩陽縣。光宅元年改東都為神都。垂拱四年置永昌縣。載初元年置武臨縣。天授元年置武泰縣。尋廢，仍改鄭州之滎陽為武泰來屬。三年置來庭縣。神龍元年改神都復為東都，廢永昌、來庭二縣，改武泰為滎陽，還鄭州。先天元年置伊闕縣。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二十二年置河陰縣。天寶元年改東都為東京。朱梁開平初都汴州，廢西京為雍州，仍改東京為西京。後唐同光元年復為東都。晉高祖天福三年又都汴州，此為西京。自漢、周至於宋皆因之。

風俗：《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豫者逸也，言常安逸也。”李巡云：“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又《漢書·地理志》：“周人巧偽趨利，貴財賤氣，高富下貧，喜為商賈。”《九州記》云：“洛陽轉輟百數。”賈耽《郡國志》云：“無所不至。”



【李牧守邊與匈奴始大】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即亮翻。燕，因肩翻。）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秦置雁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後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徙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後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粥，音育。獫，虛檢翻。）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莫，與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週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于黃帝矣。騎，奇寄翻；下同。剡，以冉翻。）謹烽火，多間諜，（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箕，漉米藪也，音一六翻。纂要：箕，浙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間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間，古莧翻。諜，達協翻。



著，直略翻。桔，吉屑翻。棹，音皋。漉，音鹿。浙，音析。難，乃旦翻。伺，相吏翻。〕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自保也。〕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將，即亮翻。〕趙王讓之，〔讓，責也。〕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說文：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王復請李牧，〔復，扶又翻。〕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強起之，〔杜門，塞門以拒絕來者。強，其兩翻。〕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而不用之以戰也。〕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乘，繩證翻。騎，奇寄翻。〕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禽敵殺將者賞百金。將，即亮翻。〕彀者十萬人。〔彀，古候翻，張弓也。索隱曰：彀，謂能射者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委，棄也，委之於敵也。佯，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稱，尺證翻。〕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陳，讀曰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如淳曰：襜褕，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林”。襜，都甘翻，褕，路談翻；類篇：盧甘翻。〕破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虔曰：



在匈奴東，故曰東胡。）降林胡。（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觀之，似是兩種。降，戶江翻。）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靳翻。）

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戎狄：（先，悉薦翻。）秦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班志，綿諸道屬天水郡。西漢之制，縣有蠻夷曰道。括地志：綿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混雲夷也。史記正義曰：緄，音昆，字當作“混”。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翟，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獯道。應劭曰：獯，戎邑也。狄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獯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獯，戶官翻。）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管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甯、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朐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應劭曰：朐，音煦。師古音香於翻。康求於翻，非。）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



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誘，羊久翻。）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寧州、鄜州、靈州、鹽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余里，單于之苑囿也。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曰高闕。水經注：河水自麻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昫曰：高闕北拒大磧口三百里。杜佑曰：高闕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戶江翻。麻，以主翻。渾，戶昆翻。磧，七跡翻。）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雁門、代郡皆在句注陁之北，唐之雲、朔、蔚、新、武州即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崞、繁峙二縣，漢雁門郡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台則漢太原之慮虜縣也。句，音鉤。陁，音刑。蔚，紆勿翻。崞，音郭。峙，音止。師古曰：慮虜，音慮夷。）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既滅，支庶為秦氏，余按左傳魯有秦堇父，秦姓其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質，音致。父，音甫。堇，幾隱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



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麟州銀城縣。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媯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肩翻。媯，居為翻。）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薊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秦國滅齊】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邱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金。（間，古覓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萩。杜



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于龍切，非也。）

“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齊王還車而反。

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鄆”，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庚辰，西元前二二一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如字，止也，鬪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酉。）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奸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



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案《隋書》卷30《地理志中》：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吳札觀樂，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在漢之時，俗彌侈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賢尚智爲教，故士庶傳習其風，莫不矜于功名，依於經術，闊達多智，志度舒緩。其爲失也，夸奢朋黨，言與行謬。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餽饌雖豐，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誚責，此其異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于儉約，則頗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義。



【劉邦與項籍】

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頰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頤”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黥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愛人喜施，（喜，許既翻。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量，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

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比，必寐翻。）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酒所加也。被，皮義翻。）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嫗，



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據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于蕭，後因為氏。數，所角翻。掾，于絹翻。）“君為秦吏，今欲背之，（背，蒲妹翻。）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逾城保劉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長，真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即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一府中皆懾伏，莫敢起。（說文曰：懾，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此。）

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歷；姓譜：黃帝之支孫封于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



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握齷，急促貌。苛，細也。齷，初角翻。〕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漉，所由翻。溺，乃吊翻。漉，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樂彥曰：牀邊曰倨。〕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正義曰：攝，斂著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南翻。〕夫陳留，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並數中史為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下，降也。〕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趙高指鹿為馬〕

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即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康曰：余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于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謂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也；



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改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具翻。）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

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禁中。）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中，竹仲翻。）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鄉，讀曰向。）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含翻。）心不樂，（樂，音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卜曰：“涇水為祟。”（祟，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二世乃齋于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



欲祠涇水，沈四白馬。（沈，持林翻。）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曾孫仲奕封于閻鄉。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于閻。左傳，齊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驩、永巷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衛士于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薛綜曰：士傅宮外，內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即，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



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為，不偽翻。〕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

（前二〇七年）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玉璽，即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遍翻。〕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死群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徇。



第三章 兩漢風雨

【導讀】《資治通鑑》中《漢紀》共六十卷，開始於前二〇六年，包括西漢、新莽、和東漢三個時代。秦開啟的大一統王朝政治，在兩漢才穩定下來，所以兩漢時期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閱讀時可參攷錢穆所著《秦漢史》。

【韓信拜大將】

毋有江編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漂，匹妙翻。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胯，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



袴下乃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幹羽，羽不用。（數，所角翻；下同。）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為連敖，典客；班表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于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複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長王，於況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為，于偽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信拜禮畢，上坐。〔上，時掌翻。坐，徂臥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鄉，讀曰向。〕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

〔“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余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惡叱吒，〔暗，於鳩翻；惡，烏路翻；懷怒氣也。叱，昌栗翻；吒，卓嫁翻；發怒聲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屬，之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同音籲。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



爵者，印刊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角訛，不忍授也。余謂角訛者，刊之義；敝，舊敝也。師古曰：刊，五丸翻，蘇林太官翻，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於況翻；下而王，威王、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鹹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韓信（封楚王後）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



跨下者，以為中尉；〔事見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漢武帝罷輪臺詔〕

征和四年（壬辰，西元前八九年）六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恩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逾於前後數公。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先，悉薦翻。〕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杜佑曰：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



弱孤獨也。〔重，直用翻。〕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降，戶江翻。〕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馬。”』〔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匈奴，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遣，興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筮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按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藟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藟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按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傳云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



有長短。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于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言：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禦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蓍，音升脂翻。）乃者以縛馬書偏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誇張也。視，亦讀曰示。）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



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也。將，即亮翻；下同。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併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伯，讀曰霸。）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掖，羊益翻。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贖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刃。）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享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翻。）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

由是不復出軍，（復，扶又翻。）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代田，（班志：



一畝三耨，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深尺曰耨，長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三耨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辟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好，呼到翻。被，皮義翻。）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治，直吏翻。）其無三代之臣乎！

【漢武帝託孤】

後元元年（前八八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燕王旦，元狩六年受封。）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于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安次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莫州。）上由是惡旦。（惡，烏路翻。）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少，詩沼翻；下同。）猶與久之。（與，讀曰豫。）欲以大臣輔之，



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畫，讀曰畫。）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珥，仍吏翻，耳飾也。）叩頭。（句斷。）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掖庭屬少府，有秘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帝曰：“趣行，（趣，讀曰促。）汝不得活！”卒賜死。（卒，子恤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去，羌呂翻；下同。）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前八七年），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沈，持林翻。）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



職吏翻。)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逆也，五故翻。)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內，讀曰納。)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惡，烏路翻。)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為，于偽翻。)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為未央廄令；(未央廄令屬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翻。)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近，其靳翻。)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入殯未央宮前殿。

帝聰明能斷，(斷，丁亂翻。)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間。)尚帝女夷安公主。(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為，于偽翻；下同。)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也。



師古曰：傅姆是。）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時掌翻。）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署。）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師古曰：正，音之成翻。）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斂，力贍翻。）內侈宮



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幾，居豈翻。）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惡，烏路翻。好，呼到翻。）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漢宣帝吏治】

是歲（本始三年，前七一年），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鉤箠，（蘇林曰：鉤，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箠，竹箠也。如今官密事箠也。師古曰：鉤，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鉤或箠，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箠，音同。）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翻，又音居謁翻。）於是更相怨咎，（更，工衡翻。）奸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降，戶江翻。）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僮僕無所避。（師古曰：僮，偃也。僕，頓也。僮，音董。僕，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閭里銖兩之奸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奸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他狄翻。〕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長，知兩翻。治，直之翻。〕

是歲（神爵三年，前五九年），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構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構，結也。〕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路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跡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合也。治，直之翻。〕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佈告



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向。趣，七喻翻。）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相率以孝弟；（弟，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奸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極楚之憂，（師古曰：極，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極，止藥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剄，古頂翻。）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複，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為馮翊。

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遊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遊徼主奸非。畜，籲玉翻；下同。）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



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厘不敢有所欺。奸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到罰也。後，戶遭翻。〕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據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郡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泰其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治，直之翻。〕征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太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為治陰鷙酷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傳，知戀翻，又直戀翻。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



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也。伯，長也。〕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翻。〕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行，下孟翻。〕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師古曰：悖，心惡惑也，音布內翻。〕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中，竹仲翻。遺，于季翻。〕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樂，音洛。〕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下，遐稼翻。〕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蠟，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于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于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于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于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于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蠟節也。〕到洛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耳，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母大驚，便止都亭，〔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



母，母閉合不見。延年免冠頓首合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數，所具翻。〕“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守，式又翻。治，直之翻。〕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因自為母御歸府舍。〔為，于偽翻；下同。〕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翻。〕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也。〕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趙充國善治羌亂】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



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渡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戶概翻。〕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心。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郡縣不能禁。

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易，以豉翻。〕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鄯，上扇翻。燉，音屯。〕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開在金城南。師古曰：罕、開，羌之別種也。〕



此下言“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開、小開”，則罕羌、開羌姓族殊矣。開，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開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有姓有罕開者，總是罕、開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開”為“井”，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視，觀也。）分別善惡。（別，彼列翻。）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八翻。）縱兵擊其種人，（種，章勇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泛怒，不信其心而納向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鄉，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向，不信漢、不向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蒲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亶，（浩亶縣，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亶，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鸛鷖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杜佑曰：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亶縣故城。）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



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

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翻；下同。）充國對曰：“無逾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

“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

（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並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兵上同。）

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妹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勿以為憂！”上笑曰：

“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將，即亮翻。）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渡，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

渡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

又恐其為誘兵也。（驍，堅堯翻。誘，音西。）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

都城。）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入哉！”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鬪而死，不可得也。）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

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啟封支子於莘；莘、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敘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劉



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于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厄，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複，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略云：近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冊，（冊，謀也，籌也。）欲捐罕、開暗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余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谷麥之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甯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

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于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敦，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累，力瑞翻；下累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之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

〔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重，直用翻。〕道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余頭，車四千餘兩。〔兩，音亮。〕兵至澠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為，于偽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



煩兵而下。

上詔破羌、強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昂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即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金城、湟中谷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吏翻。〕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稿，調度甚廣，難久不解，〔調，徒吊翻。難，乃旦翻。〕徭役不息，



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豉翻。）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

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孰，與熟同。復，扶又翻。）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



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于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教翻。〕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度，徒洛翻。〕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沖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閒，與閑同。治，直之翻。〕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困寒瘡而墮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間，古覓翻。〕又亡驚動河南大開〔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亡，古無字通。〕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狹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徭字通。〕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



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復，扶又翻；下同。期，讀曰朞。）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

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敦，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為翻。）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貶重之自損，（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



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偷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偷，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以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昂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昂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匈奴和親〕

竟寧元年〔前三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嬙，音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敦，徒門翻。〕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



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被，皮義翻；下同。〕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冒，如字，又莫北翻。治，直之翻。〕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翻。〕建塞徼，起亭隧，〔徼，吉吊翻，境也，小路也。循，察也。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音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所謂大磧也。少，詩沼翻；下同。〕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長，知兩翻。〕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被，皮義翻。覆，敷又翻。〕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隧，令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又翻。〕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辭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于水、陸要會之處。因山蒞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護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



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背，蒲妹翻。〕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易，音弋豉翻。〕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八翻。〕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繇，古徭字通。〕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皆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于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鄉，讀曰向。〕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



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為，于偽翻；下同。）故使嘉曉單于。」（毛晃曰：曉，開諭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語，牛倨翻。）

【王莽養望】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八人之中，獨曼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居用翻。養，餘亮翻。）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音毗至翻。）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富貴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設翻。）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翻。）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莽兄永早死，有子光。行，下孟翻。）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鄭玄曰：嘗藥，度其所堪。）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闥。）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姓譜：戴，宋戴公之後；一曰：宋滅戴，



子孫以國為氏。〕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
〔為，于偽翻；下同。〕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都鄉為新都侯國。〕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施，式智翻。〕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更，工衡翻。〕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隆，盛也。洽，漸浹也，周傑也。〕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師古曰：激，急動。惡，愧也。激，音工曆翻。行，下孟翻。處，昌呂翻。惡，音女六翻。〕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子元。〕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王莽事始此。〕

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數，所角翻。〕淳于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姊子，于帝室為外家之親。〕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東



宮，太后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長，太后姊子，故呼為兒。〕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就定陵侯國。治，直之翻。〕

以莽首發大奸，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年時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享士；〔邑錢，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絹翻。〕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蔽膝，攷也；亦曰韞。鄭玄曰：韞，太古蔽膝之象。〕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初，王莽既就國，〔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中，讀曰仲。〕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上，時掌翻。〕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



深訟莽功德；（復，扶又翻。）上於是征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侍太皇太后也。）

【翟方進當大變】

綏和二^年（（甲寅、前七））二月，（考異：荀紀云「赦天下」今本紀無之，故不取。）壬子，丞相方進薨。

時熒惑守心，（心為明堂；熒惑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議曹，職在論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宣翻。）上遂賜冊，賁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也；象其割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唯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

～ - 97 - ～



養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節策贈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乘，繩證翻。秘器，東園秘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衣，音於既翻。〕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吊，賜棺、棺斂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數，所角翻。〕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禳彗之辭也。杜預曰：慆，疑也，音他刀翻。〕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股肱，何益！」遂弗禳。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藉其災可移，〔藉之為言借也，假也；設為之言，以發所欲言之意。〕仁君猶不忍為，況不可乎！使



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子恤翻。）可謂不知命矣。

帝素強無疾病，（自強以為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囂之子。）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贊，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鄉晨，傅綺韞欲起，（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向。傅，讀曰附。綺，古兀字也。韞，音武伐翻。）因失衣，不能言，（攬衣而失，手緩縱也。）晝漏上十刻而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十八刻。上者，漏箭浮而上也。上，時掌翻。）民間謹嘩，咸歸罪趙昭儀。（謹，許元翻。）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婕妤，音接予。）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回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螭較，與此不同。螭，音於綺翻。余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于修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於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



樂，帝何不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唯是哉！論語二十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盡在是矣。）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跼跼。毛晃曰：穆穆，和敬貌。朝，直遙翻；下同。）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于，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不氏之禍，始于成帝。）

【劉秀起事】

初，景帝子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賢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冷水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杜佑曰：棗陽，後漢蔡陽縣；漢春陵故城在今縣東。）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賢曰：鬱林郡，今郴州縣。余按唐郴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柳、鬱、邕、象、燕、潯、南、尹、樂、融、賓等州，皆漢鬱林郡地。）外生巨鹿都尉回，（賢曰：巨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邢州固有巨鹿縣，而唐邢、趙二州皆漢巨鹿郡地。）回生南頓令欽。



〔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逼于陳，南徙，故曰南頓。〕欽娶湖陽樊重女，〔湖陽縣，屬南陽郡。宋白曰：湖陽縣，古蓼國地。〕生三男：演，仲，秀，〔演，音衍。〕兄弟早孤，養于叔父良。演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鄭玄尚書中侯注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賢曰：種曰稼，斂曰穡。〕演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賢曰：仲，合陽侯喜也，能為產業。高祖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業所就，孰與仲多？〕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少，詩照翻。讖，楚譚翻。〕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

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宛，於元翻。好，呼到翻。〕為莽宗卿師，〔賢曰：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之。余按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時所置也。〕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從，才用翻。軼，音逸，又徒結翻。〕「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復，扶又翻，又如字。〕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容衆，可與謀大事。」〔演，字伯升。〕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賈



谷于宛，〔宛，於元翻。〕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莽改南陽曰前隊，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師古曰：隊，音遂。甄，之人翻。〕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演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于諸縣起兵，演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董巴與服志曰：大冠者，武官冠之。東觀記：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賢曰：柱天，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眾也。〕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

【馬援志在馬革裹屍還】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賢曰：從其所請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谷數萬斛，〔畜，許救翻。〕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



施也，〔施，式豉翻。〕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交趾麓泠縣雒將女子征側，甚雄勇，〔師古曰：麓泠，音廩零。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有雒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峰州，漢麓泠縣地。〕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征側忿怨。

建武十六年〔四〇年〕春，二月，征側與其妹征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日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征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徑其北。〕南擊交趾。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谿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谿、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交趾麓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泠縣東，徑封谿縣北，又東徑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



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與征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

（「禁谿」，水經注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蓋在麓泠縣西南。水經注曰：征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南記曰：水谿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志杵岑州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賊遂散走。

馬援斬征側、征貳。進擊征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

（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嶠南悉平。（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征側奔入金谿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者，越別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過、銅鼓外越。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二十年（四四年）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詔百官祖道。）



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二十四年（四八年）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郎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潛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被，皮義翻。）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谿。（酈道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谿，謂雄谿、橫谿、西谿、瀘谿、辰谿，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谿，皆盤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櫛」作「朗」，「瀘」作「武」。賢曰：五谿在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翻。索，昔各翻。）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邇言矣。惡，烏路翻。）

馬援軍至臨鄉，（水經注：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此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口築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

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將，掌虎賁郎。賁，音奔。）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



「梁伯孫，帝壻，〔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
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許吏翻。〕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翻；下同。〕妄是非政法，〔賢曰：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惡，烏路翻。行，下孟翻；下同。〕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知兩翻。〕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敗，補邁翻。〕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



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握拜龍述為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州。守，式又翻。）松由是恨援。

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地，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賢說非。雋，子兗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水經注：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水下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昌容翻。）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搯，持也。咽，音煙；候龍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上，時掌翻；下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賊每升險鼓噪，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為，于偽翻。）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郁，憂不樂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



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監，古銜翻。）

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在交趾，常餌薏苡，（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為嶽葬腫A久服輕身益氣。）實能輕身，勝障氣，（障，與瘴同。）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一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帝益怒。

援妻孥惶懼，（孥，音奴，子也。）不敢以喪還舊塋，槨葬域西，（賢曰：槨，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槨。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塋，墓地。廣雅曰：塋域，葬地也。）賓客故人，莫敢吊會。（不敢吊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索，昔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翻；下同。）

前雲陽令扶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人葬雲陽，昭帝為起雲陵邑，後為縣。）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難，乃旦翻。）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囂時也。）謀如湧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征交趾事見上卷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



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業，緒也。〕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謂討烏桓。〕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栗，〔怖，普布翻。〕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為，于偽翻。〕臣竊傷之！夫明主醴於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事見十卷高帝三年。間，古莧翻。〕豈復疑以錢谷間哉！〔復，扶又翻。〕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遐稼爾。厭，一葉翻。〕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嫻雅，〔賢曰：嫻，音閑。嫻雅，猶言沈靜也；余謂嫻，習也。屈原傳：嫻於辭令。〕援裁知，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耳，卒當從汝稟學，〔卒，子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降，戶江翻。）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種守沅陵長，（調，徒吊翻。）命種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帥，所類翻。）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為，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群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上，時掌翻。）

案《隋書》卷31《地理志下》：尚書：「荊及衡陽惟荊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首，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清江、襄陽、舂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其與



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班布爲飾。其相呼以蠻，則爲深忌。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爲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爲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爲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群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于他郡。梁簡文之臨雍部，發教禁之，由是頗息。其死喪之紀，雖無被髮袒踊，亦知號叫哭泣。始死，即出屍於中庭，不留室內。斂畢，送至山中，以十三年爲限。先擇吉日，改入小棺，謂之拾骨。拾骨必須女壻，蠻重女壻，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棄小取大。當葬之夕，女壻或三數十人，集會於宗長之宅，著芒心接籬，名曰茅綏。各執竹竿，長一丈許，上三四尺許，猶帶枝葉。其行伍前却，皆有節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傳云盤瓠初死，置之於樹，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爲風俗。隱諱其事，謂之刺北斗。既葬設祭，則親疏咸



哭，哭畢，家人既至，但歡飲而歸，無復祭哭也。其左人則又不同，無衰服，不復魄。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遶屍而歌，以箭扣弓爲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亦猶今之挽歌。歌數十闕，乃衣衾棺斂，送往山林，別爲廬舍，安置棺柩。亦有於村側瘞之，待二三十喪，總葬石窟。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其男子但著白布禪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無鞋屨。婚嫁用鐵鈿珞爲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其喪葬之節，頗同於諸左云。

〔跋扈將軍梁冀〕

質帝少而聰慧，〔少，詩照翻。〕嘗因朝會，目梁冀曰：〔目者，眨目而注視之。朝，直遙翻。〕「此跋扈將軍也！」〔賢曰：跋扈，猶強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注甚鄙淺，茲不復錄，詳見辨誤。〕冀聞，深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煮餅，今湯餅也。釋名：餅，并也，溲麥麴使合并也。束皙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為麴。內則，諸饌不說餅。餅之作也，其來近矣。湯餅，煮麴也。黃庭堅文：煮麥深注湯。〕帝苦煩盛，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



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吐，土故翻，嘔也。〕語未絕而崩。〔年九歲。〕固伏屍號哭，〔言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屍也。號，戶高翻。〕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推舉者，劾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其奸也。設于此時固能窮冀弑君之罪，儻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即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凶豎之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惡，烏路翻。〕

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賢曰：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凡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之言。為，于偽翻。〕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折，而設翻。〕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幾，居希翻。〕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關天下國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蒜於質帝為兄，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臚，陵如翻。〕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



者由此惡之。〔惡，烏露翻。〕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蠡吾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妻，七細翻。〕征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賢曰：未有別理而易奪之。〕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說，輪芮翻；下同。累世淑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秉攝萬機，賓客縱橫，〔橫，戶孟翻。〕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重，直用翻，再也。〕冀意氣凶凶，〔凶凶，言意氣惡暴也。〕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懾，之舌翻。〕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以衆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冀，〔復，扶又翻。〕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為殺李固、杜喬張本。〕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續陰侯，胤子桃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京兆尹也。校，諸校尉也。校，戶教翻。）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賢曰：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調，徒吊翻。）歲時貢獻，皆先輪上第于冀，（賢曰：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乘，繩證翻。）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箋檄謝恩，（字書：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箋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宛，於元翻。）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比，部必翻，又毗寐翻，連次也。補朝闕，謂補朝政闕也。處，昌呂翻。朝，直遙翻。）自侍坐以來，（坐，徂臥翻。）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蔡澤之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鮮，息淺翻。）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辭官居家（縣，讀曰懸。）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范曄曰：



木殖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好，呼到翻。）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冀蓋敕都官從事使移檄禽捕也。）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四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人從，才用翻。）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降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司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採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剝，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免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



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箴言外之禍深切，故具載之。（慙，音呼。風，讀曰諷。）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樂，音洛。）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塞，悉則翻。）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顛倒也。鹿馬易形，指趙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冀秉政幾二十年，（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居希翻。）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與，讀曰豫。）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從，才用翻。）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賢曰：沮，壞也，恐尊害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敗，補邁翻。）遣客刺殺之。（刺，七亦翻。）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賢曰：相鄰比也。比，音毗至翻，又音毗。）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加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者也。）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單，音善。）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



隙；〔愴，工喚翻，又音綰。〕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於眷翻。考異曰：宦者傳作「中常侍貝瑗」，今從梁冀傳。〕常私忿疾外舍放橫，〔橫，戶孟翻。〕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朝，直遙翻。〕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奸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狐疑。」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齧，倪結翻，噬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復，扶又翻。〕恐為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使憚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憚入，自恃行宮省，故敢然。憚，於粉翻。〕具瑗敕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軌。」〔言欲謀逆，不由軌道也。〕帝御前殿，召諸尚書人，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合，〔丞，郎，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操，七刀翻。〕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曰未央廄，主乘輿及廄中諸馬。後又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禦馬。未央廄卒騶二十人，右駿廄從可知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



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盱，音籲。〕徙封惲京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校，戶教翻。〕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為，于偽翻。〕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曹操、劉備與孫策】

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吳人作曹瞞傳乃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于惇為從父兄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下同。〕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顒，魚容翻。〕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許劭，



字子將。許訓為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造，七到翻。）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操大喜而去。（曹操事始此。）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夙，早也。）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造，七到翻。分，扶問翻。推分而結好也。好，呼到翻；下同。）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推，吐雷翻。）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曲阿縣，屬吳郡。賢曰：今潤州縣。余據曲阿，古雲陽縣也。秦時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以父堅為黃祖所殺也。）

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會，工外翻。）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上，時掌翻。）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從，才用翻。下賢從同。）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



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二年。難，乃旦翻。）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舅，謂吳景。孫賁，字伯陽。）彼精兵之地，（丹陽號為天下精兵處。）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范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涇縣，屬丹陽郡。賢曰：今宣州縣。姓譜：祖，商祖己之後。帥，所類翻。）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幾，居希翻。復，扶又翻；下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謝入術營專殺也。）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好，呼到翻。）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更，工衡翻。）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錯，誤也。）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守；（復，扶又翻。）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續漢志：揚州本治歷陽。蓋中世以後徙治壽春也。）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



景、賁退屯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今和州。）繇遣將樊能、于糜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橫江度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採石，即今之楊木渡口。當利浦，在今和州東十二里。）術乃自用故吏惠衢為揚州刺史，（惠，姓也。戰國時梁有惠施。）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

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治從堅討長沙、零、桂賊，表行都尉；又從破董卓于陽人，表行督軍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策本江東人，故謂之本土。）術知其恨，（請許以九江、廬江而不用也。）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會，工外翻。）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沖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校，戶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行收兵，比至歷陽，（比，必寐翻。）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從，才用翻。）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諧，偶也，合也。史言推結分好，正當於此觀之，又當於此別分好二字。英雄相遇于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為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

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江表傳曰：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吳人皆謂之孫郎。）長



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山草，言深山茂草之中也。李固對策曰：「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則山草二字，當時常談也。長，知兩翻。）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茹，亦菜也。）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勞，力到翻。樂，音洛。為，于偽翻。考異曰：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吳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傳為定。）

策攻劉繇牛渚營，（郡國志：丹陽郡秣陵縣南，有牛渚。杜佑曰：牛渚圻，即宣城郡當塗縣採石，今，大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是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閣，度置也。邸閣，謂轉輸之歸至而度置之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沈約曰：秣陵，其地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元豐九域志：江甯府江寧縣有秣陵鎮。丁度集韻：笮，側格切，姓也。風俗通：楚有笮倫。）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郡國志，丹陽郡有湖孰、江乘二縣。元豐九域志，江寧府上元縣有湖孰鎮。）進擊繇於曲阿。

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太史，以官為氏。繇與慈皆東萊人也。省，悉景翻。）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



「我若用子義，〔太史慈，字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以其核論人品也。〕但使慈偵視輕重。〔偵，丑正翻，候視也。〕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神亭，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界。卒，讀曰猝。〕策從騎十三，〔從，才用翻。〕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刺，七亦翻。〕而扳得慈項上手戟，〔扳，與攬同。〕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若隆技擊，則慈、策適相當耳。然慈終困于策，何也？〕

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考異曰：帝紀，繇敗走在興平元年。今從江表傳。〕策入曲阿，勞賜將士，〔勞，力到翻。〕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藐，式救翻。〕樂從軍者，一身行，〔樂，音洛；下同。〕復除門戶；〔復，方目翻。一人以身行，除其門戶賦役也。〕不樂者不強。」〔強，其兩翻。〕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見，賢遍翻。〕馬千餘匹，威震江東。

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楚州山陽縣有射陽湖，即其地。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朱方也。秦時望氣者雲，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徒二千人鑿城以敗其勢，改曰丹徒。考異曰：逃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于匡奇。登令矯求救于太祖，太祖遣



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于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于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異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為朱治所迫，已去郡依嚴白虎，安能複爾，蓋策破白虎時殺貢耳。）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為，于偽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從，才用翻。）卒遇貢客三人，（卒，讀曰猝。）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刺，七亦翻。創，初良翻。）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韋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陳之間，（陳，讀曰陣，）與天下爭衡，（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兵力所加，天下大勢為之輕重也。）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考異曰：虞喜志林雲策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手。』



果為貢客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于未襲許之前乎！蓋時人見策臨江治兵，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為耳。）時年二十六。

權悲號，未視事，（號，戶刀翻。）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孫權先為陽羨長，郡察孝廉，故以稱之。）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城亭侯貞之後；然自祖父以上，世繫不可考。）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少，詩照翻。）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郤，顧自見其耳；（長，直亮翻。郤，與膝同。言其有異相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少，詩沼翻。）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少，詩照翻。）以羽、飛為別部司



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坐，很臥翻。〕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
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為，于偽翻。將，即亮翻。〕瓚曰：「聞
貴州人皆願袁氏，〔願下當有從字。〕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
曰：「天下誼誼，〔誼，許容翻；衆語喧曉之貌。〕未知孰是，民
有倒縣之厄，〔縣，讀曰懸。〕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
袁公，私明將軍也。」〔為，于偽翻；下同。〕劉備見而奇之，深
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劉備事始此。〕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亮從父玄，為豫章太守，將
亮之官。會漢朝以朱皓代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
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古隆中也。故
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
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
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崔烈事靈帝，以入錢為公。〕

劉備在荊州，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
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
士元。龐，皮江翻。〕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物之有用者謂之
器：器之者，器重之也；重其才之足以用世也。〕庶謂備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備由是詣亮，〔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舍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屏，必郢翻。度，徒洛翻。量，音良。信，讀曰申。〕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猖，披猖。蹶，顛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東連吳會，〔吳會者，言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張松、法正之徒雖未與亮交際，亮固逆知之矣。〕將軍既帝室之胄，〔胄，裔也。〕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呼到翻；下同。〕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治，直吏翻。〕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曰密。〔好，呼到翻。〕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願諸君勿復言。」〔復，扶又翻。〕羽、飛乃止。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觀孔明獨拜德公於牀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於是不可及矣。）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從，才用翻。少，詩照翻。）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司馬徽，字德操。）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時議必惟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用耳。）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僑，寄也，寓也。鄙，薄也。邑邑，不樂之意。）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忖，度也，思也。忖，寸本翻。）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為，于偽翻。）密謀奉戴以為州主。

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說，輪芮翻。）「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使，疏吏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據裴松之注，龐羲免璋諸子於難，而李異殺趙韙，故各持功。）欲有外意。（謂



其意欲附外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譙周巴記曰：劉璋分巴郡墊江已上為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備為左將軍，故稱之。驍，堅堯翻。)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廣漢縣，屬廣漢郡。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

法正至荊州，陰獻策于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故曰股肱。)回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故以稱之。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譎，古穴翻。)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尚書仲虺之言。)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



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

孫權聞備西上，（上，時掌翻。）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

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遺，于季翻。）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墊，音迭。涪，音浮。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卒，讀曰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晉百官志曰：匹鎮通於柔遠。謂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也。）所將吏士，更相之適，（之，往也。更，工衡翻。）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

（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葭萌縣，屬廣



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氓。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卒，讀曰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即白水關頭也。）聞數有箋諫璋，（數，所角翻。）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沈，持林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

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州界，謂益州界。）其憂甚于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瘁，秦醉翻。）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復，



扶又翻。)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
〔責其無客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此
用龐統之中計也。〕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
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重，直用翻。〕野穀
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梓潼縣，屬
廣漢郡，漢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
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譚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
水出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
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注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梓潼水即
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內水也。〕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
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
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惡，
烏路翻。〕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
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
計。

璋遣其將劉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
退保紹竹；〔踚，姑回翻，又胡隈翻。冷，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冷」，
冷，音魯經翻。紹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
里。〕懿詣軍降。〔降，戶江翻；下同。〕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
江夏費觀督紹竹諸軍，〔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
翻。〕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



劉琮、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為漢州治所。〕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為鴈橋。〕軍敗，任死。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呵，虎何翻。〕「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犍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犍，居言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廣漢郡，唐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箋與劉璋，為陳形勢強弱，〔中，竹仲翻。卒，子恤翻。為，于偽翻。〕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蓋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議備之薄也。〕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韃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呵，虎何翻。」「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為，（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犍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犍，居言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廣漢郡，唐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箋與劉璋，為陳形勢強弱，（中，竹仲翻。卒，子恤翻。為，于偽翻。）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蓋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議備之薄也。）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

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簡，姓也。魯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為簡。）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



餘年，〔靈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膏，古報翻。〕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與出降，〔降，戶江翻。〕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宅。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作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晉百官志：四平，立於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軍議校尉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麋竺為安漢將軍，〔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職參謀議。〕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幹為秉忠將軍，〔安漢、昭德、秉忠，皆備所置將軍號也。〕廣漢長黃權為作將軍，〔長，知兩翻。〕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龐，皮江翻。〕李嚴為犍為太守，〔犍，居言翻。〕費觀為巴郡太守〔費，父沸翻。〕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掾，俞絹翻。〕廣漢彭義為益州治中從事。〔義，餘亮翻。〕



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水經注：蒸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姜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於湘，謂之蒸口。）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復，扶又翻。）「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稽，音啟：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之**；（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羸，璋**之**所擯棄也；（羸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之於璋，髡鉗為徒隸。）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處，昌呂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二人者為之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主也。）天下**之**人，不可



戶說，〔不可戶戶而說之也。說，如字〕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
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舍干戈赴諸藏，〔藏，徂浪翻。〕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易，以豉翻。〕但當鑄直百錢，〔直百錢，一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調，徒吊翻。〕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塚導漾，東流為漢」者也。水經注：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塚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徑其縣南，又



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伺，相吏翻。）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後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郪，天寶方改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

法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蜀郡為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餐，千安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橫，戶孟翻。）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事見上卷十四年。）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如何禁止孝道，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字孝直。少，詩沼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治，直之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等初至為客，益州人士則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



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弘，大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焉，璋父也。）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治，直吏翻。）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長，知兩翻。）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翻。沈醉，言為酒所沈滯也。）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案《隋書》卷 29《地理志上》：梁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周時梁州，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在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漢中之人，質樸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旅聚會，有甚於三元。傍南山雜有獠戶，富室者頗參夏人為婚，衣服居處言語，殆與華不別。



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連接，風俗頗同。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順政、義城、平武、汶山，皆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於農事，工習獵射，於書計非其長矣。蜀郡、臨邛、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爲、越巂、牂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自金行喪亂，四海沸騰，李氏據之於前，譙氏依之於後。當梁氏將亡，武陵憑險而取敗，後周之末，王謙負固而速禍。故孟門不祀，古人所以誡焉。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急，貌多叢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爲姦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又有獠獍蠻貊，其居處風俗，衣服飲食，頗同於獠，而亦與蜀人相類。

〔管寧、邴原、王烈避亂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少，詩照翻。華，戶化



翻。)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思，相吏翻。斷，音短。)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操，七到翻。候者，伺其至也。)寧既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難，乃旦翻。)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正也。)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幹：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見，賢遍翻。)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復，扶又翻。)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少，詩照翻。聞，文運翻；名聲所至曰聞。)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王烈，字彥方。)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布帛六丈曰端，一曰八丈曰端。按古以二丈為端。遺，於貴翻。)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推，尋也。)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



將質之於烈，（質，正也。）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還，句緣翻。）皆相推以直，（推，移也。前書韓延壽傳，以田相移。即此義也。）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賈，音古。）

【周瑜有雅量卓識】

建安十四年（二〇九年），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守式又翻。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夏，戶雅翻。羨，音夷。）呂範領彭澤太守；（範傳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荊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水經：南平郡孱陵縣有油水，西北注于江，曰油口。劉備立營之處也。

權以妹妻備。（妻，七細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恐為所圖也。）

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說，輪芮翻；下同。）幹以才辨獨步于江、淮之間，（言江、淮人士，無能敵其才辯者。）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蔣幹，字子翼。）為曹氏作說客邪！」（為，于偽翻。）



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處，昌呂翻；下同。）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謂蘇秦、張儀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間，古莧翻。）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求都督荊州。（荊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給備，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堅堯翻。）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好，呼到翻。）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謂資之土地，使成霸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場，（場，音亦。）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擊，魯敢翻，手取也。）不從。（不從瑜、範之言也。）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相事，謂相與從事于戰攻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併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以蹙操，〔蹙，子六翻。〕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

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措；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復，扶又翻；下同。〕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言養虎將自遺患。〕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旰，古旦翻，晚也。朝，直遙翻。〕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江，名同處異也。據水經注，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嶽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以其男循為騎都尉，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妻，七細翻。〕



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長，知兩翻。數，所角翻。折，而設翻。下，遐稼翻。〕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酒不澆為醇。醪，滓汁酒。〕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為孫、劉爭荊州張本。考異曰：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恐操不至於是，今不取。〕乃分豫章為番陽郡，〔番，蒲何翻。〕分長沙為漢昌郡；〔鄱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復，扶又翻。〕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徑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山谿，入蒲圻縣北，徑呂蒙城西；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當路也。〕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曆覽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漿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



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鼇山口，即耒陽縣。耒，盧對翻。〕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州牧則改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衆曹。功曹，主選用。〕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善譚者，劇論當世事也。譚，與談同。〕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曹操讓縣自明本志】

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年）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奸宄逃竄，境內肅然。濟，子禮翻。去，羌呂翻。〕平心選舉。以是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



里。時年紀尚少，〔少，詩照翻。〕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征為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為，于偽翻。〕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乃旦翻。〕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見六十卷初平三年。降，戶江翻。〕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摧破袁紹，〔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梟其二子；〔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年。梟，堅堯翻。〕復定劉表，〔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篡也。度，徒洛翻。〕每用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微微也，又憂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為，于偽翻。〕皆肝鬲之要也。〔鬲，胸鬲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離，力智翻。〕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處，昌呂翻。〕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孫、劉也。〕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少，詩沼翻；下同。〕



第四章 三國的鼎立

【導讀】《資治通鑑》裏《魏紀》共十卷。按照《資治通鑑》編纂體例，蜀漢及東吳無紀。所以《魏紀》裏包含蜀漢和東吳兩國的歷史。此部分可以參攷方詩銘所著《三國人物散論》。

【劉備託孤諸葛亮】

（二二三年），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夭，於兆翻；短折曰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復，扶又翻。）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自漢以下，所以詔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



于永安，（年六十三。）諡曰昭烈。（諡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蜀後主諱禪，字公嗣。）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吾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法制乃行於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恒也。）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遠，於願翻。）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蹻，訖約翻，屨也，草履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處，昌呂翻。）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此所謂相違覆也。）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少，詩沼翻。）又曰：「昔初交州平，（亮躬耕隴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州平，崔烈子，均之弟也。）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數，所角翻。）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到翻。）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顥，魚容翻。）諫曰：「為治有體，（治，直吏翻。）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為，于偽翻。）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載，才再翻。）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任翻。）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又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翻。）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顥卒，亮垂泣三日。

【高平陵之變】

正始八年（（丁卯、二四七））大將軍爽用何晏、鄧揚、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前魏



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後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朝，直遙翻。〕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綺翻。〕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曰：綺疏，謂鏤為綺文〕數與其党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數，所角翻。〕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復，扶又翻；下同。〕爽曰：「誰敢爾邪！」

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分國，有地圖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玄注云：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皆藏於天府。〕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魏并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鴈門、新興。冀州大於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缺望。懿多權數，以此言撻發禮耳。少，詩沼翻。恚，於避翻。分，扶問翻。〕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



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凶凶，（凶，許拱翻。）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至此，禮入懿數中矣。）

正始九年（二四八年）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辟懿也，懿辭以風痹，故勝以為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詐為羸憊之狀也。屬，之欲翻。）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枕，之鳩翻。）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近，其靳翻。）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為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解，戶買翻，曉也。）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屍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言其形神已離，惟屍在而餘殘喘耳。）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無聲而出涕，曰垂泣。）「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坐，徂臥翻。）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



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為，于偽翻。）知位當至三公不？」（不，讀曰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下，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散、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宜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鮮，息淺翻。）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為天中，自唇以上為人中。裴松之曰：相書謂鼻之所有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哀，甫侯翻，與培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樓斂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為多，當思自減損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言必見其死也。譚，與談同。）輅還邑舍，（邑舍，平原邑邸也。）具以言其舅；（語，牛倨翻。）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

正始十年（二四九年）是年四月方改元嘉平。）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



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孫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大將軍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用翻。）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

〔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水浮桁。〕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為文帝所信重，太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背，蒲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敗，補邁翻。壞，音怪。）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監，古銜翻。）伺察至尊，離間二宮（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禦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朽邁，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小在爽所也。）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佑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儒之水，出於半石之山，西南流徑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過伊關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輪芮翻。〕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為誓。泰，群之子也。

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範，沛國人，譙、沛鄉里也。老，耆也。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范計。棧，士限翻。〕



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庫，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契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曹真，字子丹。犢，與豚同。小豕曰籤，小牛曰犢。）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

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奸。」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



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下，遐稼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與張當俱夷二族。〔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党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党，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

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明。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必將見誅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之翻。〕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為，于偽翻。〕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

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雲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雲如此也。〕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



難，〔難，乃旦翻。〕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質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

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如字。復，扶又翻。易，以鼓翻。〕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令女。夏，戶雅翻。〕早寡而無子，其公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下同。〕令女竊入寢室，吊刀自斷其鼻〔斷，丁管翻。〕其家驚惋，〔惋，烏貫翻，驚歎也。〕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為，于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翻。）

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于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難，乃旦翻。）但語之曰：（語，牛倨翻。）「天下之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陳義近于古人；至答其舅論何、鄧之所以敗，則相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

何晏性自喜，（喜，許記翻。）粉白不去手，（以自塗澤也。）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好，呼到翻。）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肩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



「敢問公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老矣。」糟，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漉粗糟也。音匹各翻，又普白翻。）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之禍始此。）粲，彧之子也。

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公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公尚又娶于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爽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為后司馬師殺玄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諂，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謂曰：「卿公自還害於行間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少，詩照翻。）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朝，直遙翻。）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諡法：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為己病也。）遂發，丙子，卒。）



嘉平六年春〔（二五四年）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鄉公，因書正元元年。〕，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九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輅，以選尚齊長公主。〔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召詣京師。勢任，權勢之任也。怏，於兩翻。〕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緝自東莞召，見上卷嘉平四年。〕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角翻。〕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鐃築殺之，〔鐃，戶關翻。刀把上有鐃；築，搗也。〕送屍付廷尉，遂收豐子輅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遐稼翻；下及下同。〕鍾毓按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宓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宓從供射，宦者為之，主黃門宓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宓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而置宓從僕射。宓，而隴翻，散也。〕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



皆屯門，〔屯宮城門也。〕陛下臨軒，〔簷宇之末曰軒。促禦坐前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群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即亮翻。〕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車騎將軍；玄、緝皆佑其謀。〕〔此上皆獄辭也。〕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夏侯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喜平四年。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乃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又翻。〕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許允字士宗。不見事，猶今人言不曉事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詩照翻。〕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下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之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人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為吾作！」〔為，于偽翻；下同。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竟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為作獄辭，使與所按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頻色不變，舉動自若。

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



安肯相從，故以為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吳不達，禍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

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為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並，既省並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為郡也。〕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畿為誤，及豐死，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

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妬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己，則無親之者。要，一遙翻。惡，烏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翻。遠，於願翻。〕況昵之



乎！」〔昵，尼質翻，近也，比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甘露之變】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勝，音升。）甘露五年（二六〇年）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沈，持林翻，下同。）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言路人亦知其將篡。）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卿下當有等字。）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於陽州，死于幹侯。事見左傳。）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為，于偽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致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致繒染為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吁！考異曰：世語曰：經因



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噪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衆奔走。〔佃，讀曰胃。〕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騎督，督騎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奇寄翻。倅，七內翻。〕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刺，七亦翻。〕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枕屍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于舅，〔方，比也。〕今舅不如泰也。」〔言顗阿附司馬氏，而已忠於魏室。〕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玄伯。〕卿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謝天下耳。」〔少，詩沼翻。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屍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



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干寶晉紀。）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似弑君之罪罪昭。）不佑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又翻。）顗，彧之子也。（彧，於六翻。）

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生此子。）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

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徑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群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群公，自上公、三公至諸從公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更，工衡翻。〕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案《世說新語·尤悔篇》云：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劉禪樂不思蜀〕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厥必亦死於亂兵矣。〕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汝南張通舍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東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與賓客言，事事合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聞魏兵至，欲赴成都，



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鳩翻。〕諸將咸勸弋宜速降，〔降，戶江翻；下同。〕弋曰：「今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嶲已降魏也。將，即亮翻。守，式又翻。〕「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為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旦翻。〕今臣國則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質，如字。〕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屬燕國。樂，音洛；下間樂同。〕子孫及群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汽舞之類也。為，于偽翻；下同。技，與伎同，渠綺翻。〕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后問，宜泣而答曰：『先人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又翻。〕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第五章 兩晉的動盪

【導讀】《資治通鑑》裏《晉紀》共四十卷。包括西晉、東晉和十六國時期。西晉的統一，只能算秦漢大一統局面的迴光返照，無論在王朝內部還是外部，都存在很大的問題和危機。本章可參攷呂思勉所著《兩晉南北朝史》和田餘慶所著《東晉門閥政治》。

〔晉武帝滅吳〕

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伉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

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降，戶江翻。〕滅戍邏之卒，〔邏，郎佐翻。〕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被，皮義翻。〕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鈴下卒及閣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挈鈴以呼之，因以為名。閣下威儀，掌出入贊導及納謁受事。〕



初，濬為羊祜參軍，〔晉制，諸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祜為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郎，秩比千石。〕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治，直之翻。〕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龍驤將軍之號始此。驤，思將翻。監，工銜翻。晉制，方面之任，資重者為都督諸軍事，資望輕者為監軍事。考異曰：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君龍驤將軍。」按濬傳，「祜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則史。」又曰，「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然則作刺史與監軍，自是二事也。華陽國志又云：「咸寧四年，濬遷大司農，五年，拜龍驤，監梁、益二州。」按時羊祜已卒，尤不可據。〕

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艦，戶黯翻。〕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上，時掌翻。〕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輒，專也。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長，宜亮翻。〕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考異曰：華陽國志云：「咸寧二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雲「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



時作船木柅，蔽江而下，〔柅，芳廢翻。說文曰：削木札樸也。字本作「柅」，詳見辨誤。〕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宜都郡，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宜都主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杜佑曰：建平今巴郡，吳置建平郡於竊歸。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取流柅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塞，悉則翻。〕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斷，丁管翻。為后王濬燒斷鐵鎖張本。〕

王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敦收濬從事列上。〔敦，徒門翻。敦，胡教翻。上，時掌翻。〕帝召賁還，賁曰：「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賁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朝，直遙翻。〕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統，都感翻。惡，烏路翻。從，才用翻；下同。〕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史言羊祜知人之鑒，為懷帝時王衍誤國亡身張本。九甫，衍字也。敗，補內翻。處，昌呂翻。〕及攻江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言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咸寧二年（二七六年）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位從公也。）

祜上疏請伐吳（陸抗沒，羊祜始抗疏請伐吳。上，時掌翻。）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元年。幾，居希翻。北，蒲妹翻。）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荷，下可翻。）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謂漢、槩諸城也。）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索，昔各翻。）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于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營陳，至於衰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荆、楚之衆進臨江陵，（荆、楚，祜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夏，戶雅翻。）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王渾所統；青、兗，琅邪王伋所統。）以一隅之

～ - 173 - ～



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其後平吳皆如祐所規。）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將，即亮翻。朝，直遙翻。）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人能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七喻翻。）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縣，讀曰懸。）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維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謂樹機能未平也。朝，直遙翻。）祐復表曰：復，扶又翻。）「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哉！」（言吳可取而不取，機會一失，經見其事者，豈不有後時之恨！更，工衡翻。）唯度支尚書杜預、（魏置度支尚書。度，徒洛翻。）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羊祐以病求入朝，（朝，直遙翻。）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祐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祐病，不宜數入，（數，所角翻。）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后患矣！」華深然之。祐曰：「成吾志者，



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壤界闊遠，當得人以鎮撫之。〕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卒，子恤翻；下同。〕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沾須鬢皆為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柩，音舊。〕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謂身沒而遺令讓侯印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巨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南州，謂荊州也。為，于偽翻；下同。〕吳守道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好，呼到翻。峴，戶典翻。〕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更，工衡翻。〕臣作船七年，〔泰始八年，濬始作船，至是蓋七朞年矣。〕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上，時掌翻。〕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易，以豉翻。〕



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是年閏七月。）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上，時掌翻。）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凡人目不能視，氣不能息，則赫然死人矣。）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須，待也。）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死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了，決也。）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曖昧，不明也。累，力瑞翻。）惟陛下察之。旬明未報，預復上表曰：（復，扶又翻。）「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朝，直遙翻。）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統等肺肝，）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怖，普布翻。）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吐雷翻。枰，音平，棋局也。）「陛下聖



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及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度，徒洛翻。量，音良。）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統，吉感翻。）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左傳：晉大夫范文子之言。）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山濤身為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于賈充者也。）

咸寧五年（（二七九年））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伉出塗中，（伉，音胃。吳主權作堂邑，塗塘即其地。蓋從今滁州取真州路。塗，讀曰滁。）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橫江渡路。）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監，古銜。）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魏文帝以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黃鉞。明帝大和四年，司馬懿懿征蜀，君號大都督。此仍魏制也。武王伐紂，左杖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用，故曰假。使，疏吏翻。）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冠，古玩翻。）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帥，讀從所類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咸寧六年（（二八〇年）是年四月，改元太康。）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第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



封熊繹于荊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沱楚王城。）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跡，七逆翻。水渚有沙石曰磧。）並以鐵鎮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長，直亮翻。艦，戶黯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筏，音伐。被，皮義翻。著，陟略翻；後著手同。）又作大炬，長十餘丈，（長，直亮翻。）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荊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帥。讀曰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複村。幟，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丟發伏兵隨歆軍而人，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陵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水經：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隸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洮陽、泉陵、重安、酃、陰山、澧陵、臨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音元。）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



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江南，改曰江安縣，為南平郡治所。）

乙亥，詔：「王濬、唐彬既丘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夏，戶雅翻。造，七到翻；下徑造同。）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為諸軍節度。）

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夏，戶雅翻。降，戶江翻。）曷，翻之子也。

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並強齊，（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下可復、所複同。著，陟略翻。）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



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二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之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庀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為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扶又翻；下同。）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喪，息浪翻。）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上，時掌翻。）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為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可憐也。難，乃且翻。）

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于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徑汝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竟為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郡。按干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降，戶江翻。伏，屈伏也。或曰：「伏」，當作「服」。）若拾之而前，必為后患。」



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濬，結陳相對，〔陳，讀曰陣。〕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冲晉兵，不動。〔楯，食尹翻。〕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敗，補邁翻。〕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項。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道，言也。復，扶又翻。〕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並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木震。

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曆世所曠見之事。〕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惔〔惔，委粉翻。〕謂周濬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于志，吳之朝野莫不震懾。〔朝，直遙翻。懾，之涉翻。〕今王龍驤既破武昌，〔王濬為龍驤將軍。驤，思將翻。〕乘勝東下，所血輒克，



土崩之勢見矣。（見，賢遍翻。）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濬善其謀，使白王渾。渾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濬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張：「不」作「固」。】）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己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將，即亮翻。）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須，待也。）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悵望不漢之意。）渾不聽。

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趣，七喻翻。）吳主遣遊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漢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

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九列，九卿也。）好興功役，（好，呼到翻。）為眾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于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眾因曰：「唯！」（唯，於癸翻，諾也。）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止，（駱驛，言相繼遣人不絕也。）已屠之矣。



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見，賢遍翻。）對曰：「蜀船皆小，（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諜候不明，亦可見矣。）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

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伧皆臨近境，（伧，音胄。）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漢光武命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建威之號自此始。）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于渾、濬、伧以請降。又遣其群臣，（遣，于季翻。）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治，直之翻。朝，直遙翻。）使者先送璽綬于琅邪王伧。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寧夾。陸遊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財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信，即信使。要，讀曰邀。暫，與暫同。）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注：方，汭也。舟，船也。爾雅：方木置水曰汭，音夫。）鼓噪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櫬，初覬翻。）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吳有荊、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



朝廷聞吳已平，群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異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羊祜，贈太傅。〕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奔，見七十九卷泰始六年。票，匹妙翻。〕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為懷義校尉。冠，古玩翻。〕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之辭。〕

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后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日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復，扶又翻。〕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輾轅而吳已降。〔使，疏吏翻。輾，音環。〕充慚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

【徙戎論】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考異曰：宋書州郡志云：「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六州，後又分雍、梁為秦，分荆、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按杜佑通典：「平吳，分



十九州：司、兗、豫、冀、并、青、徐、荊、揚、涼、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今從之。杜佑曰：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晉陽。青治臨菑。徐治彭城。荊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治南鄭。分雲南為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為平，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輶戢千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察舉郡縣長吏而已。〕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興、寧浦郡。去，羌呂翻；下宜去同。〕不實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出寧州界，入交、廣界。又霍弋自寧州遺楊稷等經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考異曰：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四年三月已卒。〕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降，戶江翻。〕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處，昌呂翻。獷，古猛翻，粗惡貌。〕歷古為患。魏初民少，〔少，詩沼翻。〕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荒服內距甸服二千里。〕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為后諸胡亂華張本。〕

元康九年（二九三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洗，悉薦翻。〕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注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皆就次敘。班固曰：即敘者，言就而敘之。〕其性氣貪婪，〔婪，盧含翻。〕兇悍不仁。〔悍，侯罕翻，又下罕翻。〕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單，音禪。朝，直遙翻。〕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稽，



音啟。)而邊城不弛固守，〔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為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強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周宣王薄伐獫狁，至於太原，盡境而返，比於蠡蠡，驅之而已，所謂不加遠征也。〕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如戎伐魯濟西，山戎病燕，狄伐衛、長狄入三國之類。間，古莧翻。〕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與之犄角，以敗秦師于殽，楚以蠻軍與晉戰於鄢陵。誘，音酉。〕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如徐夷在齊、晉、魯、宋之間，鮮虞介燕、晉之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間，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戎蠻子居梁、霍之地。〕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事見秦紀。〕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種，章勇翻。〕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蕃，扶元翻。〕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元年，羌反。自建武十一年至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歲之後，當作「數十歲之後」。將，即亮翻。守，式又翻。騭，之日翻。夏，戶雅翻。任，音壬。〕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復，扶又翻。〕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



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廿三年。〕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
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
長安，皆關中之地。〕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士庶
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蕃，
扶袁翻。〕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
為橫逆；〔橫，戶孟翻。〕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收散野之積，〔積，子賜翻，聚也。〕故能為禍滋蔓，暴害
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
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
武都之界，〔先零、罕开、析支之地，自湟中西至賜支河首。陰平、武
都，舊白馬氏地也。著，直略翻。零，音憐。开，苦堅翻。〕廩其道路
之糧，令足自致，〔「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各附本
種，〔種，章勇翻。〕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屬國
都尉及撫夷護軍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孔
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也。夏，戶雅翻。〕風塵之警，則絕遠
中國，隔閼山河，〔遠，於願翻。閼，與礙同。〕雖有寇暴，所害
不廣矣。



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劫盡力屈，緒業不卒，〔難，乃旦翻。悴，梨醉翻。卒，子恤翻，終也。〕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復，扶又翻。〕答曰：子以今者群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樂，音洛。〕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怖，普布翻。〕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籛，他歷翻。爾雅曰：邊，遠也。鳩，集也。〕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謂氐、羌之反，暴掠平民，關中之人怨毒之，戶皆為讎敵。〕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直之翻。〕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否，皮鄙翻。〕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更，工衡翻。〕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一百餘萬口，率其少多，〔率，列恤翻，約數也。少，詩沼翻。〕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處，昌呂翻。〕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糝，桑頡翻。以米和羹也。〕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氐、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今我遷之，傳食而至，〔謂所過郡縣遞給其食也。傳，直戀翻。〕附



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種同。〕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遺，于季翻。〕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去，羌呂翻。〕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蹙，與暫同。〕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并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党、樂平，莫不有焉。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率，讀曰帥，音所類翻。〕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穀遠縣，漢屬上党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步，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訛耳。郝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驍，堅堯翻。〕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

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徙其餘種于滎陽。〔種，章勇翻。〕



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孳，津之翻，生也。〕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熾，昌志翻。〕今百姓失職，〔民不得安於耕鑿，是失職也。〕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顧，內顧也。〕

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丘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夏，戶雅翻。〕『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之辭。）德施永世，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晉武帝極意聲色】

泰始九年（二七三年）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以律不敬論罪也。〕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白長大而舍其美者。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諡曰宣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為高貴鄉公侯，琳女又為陳留王后，凡三世。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中，竹仲翻。〕公卿之女為三夫人、〔孔穎達曰：夫，扶也。言扶侍于王也。〕九嬪，〔句斷。〕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漢制，後宮之號十有四等，



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庶長。師古曰：良，善也。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三月），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

太康二年（二八一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上如輅，伏兔箱，漆畫輪輓。）恣其所之，至便退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珧，余招翻。）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數，所角翻；下同。）帝雖知而不能改。

【晉王公大臣崇奢侈尚清談】

太康三年（二八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考異曰：地理



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毅傳：「毅為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為司州也，今從毅傳。」

毅為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繩，彈正也。糾，濬也。）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臣子至宮掖門，屏儀導，下車而入。太子鼓吹入掖門為不敬。吹，昌瑞翻。）毅劾奏之。（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琇，音秀。）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數，所角翻。）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屬，之欲翻。）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幾，居豈翻。）

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景帝羊后諡景獻。文帝王后諡文明。從，才用翻。）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飴澳釜，（飴，盈之翻，餚也；說文曰：米蘖煎也；一曰：濡弱者為飴。澳，於到翻；今台、明謂以水沃釜為澳鑊；又乙六翻。）崇以蠟代薪；（蠟，蜜滓也。）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步障，夾道設之以障蔽，若今之罍罍。）崇塗屋以椒，（椒性溫而芬馥。）愷用赤石脂。（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蘇恭云：濟南、太山不聞出者；惟虢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昌鄉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列鮮膩者為勝。）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本



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如意，手搯也，以鐵為之，若今之骨朵子。）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怏然自失。（怏，虎晃翻。自失，不得意貌。）

元康七年（二九七年）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

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案，（案，此宰翻。說文曰：同官為僚，同地為案。爾雅曰：案，僚官。）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復，扶又翻。會，古外翻。）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種，章勇翻。）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為從事，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無是乎？」將無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為而未敢自主也。阮瞻指孔、老為同，亦此意。）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掾，于絹翻。）

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宅，居也。）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朝，直遙翻。好，呼到翻。）



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嫗，紆遇翻。馨，呼刑翻。嫗，老婦之稱。今人傳讀「寧」如甯武子之「甯」。洪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為言，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厭，於諂翻，伏也。見，賢遍翻。）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泰山胡毋輔之、（毋，音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于毋鄉，其鄉本胡國，因曰胡毋氏。漢有太史胡毋恭。）陳國謝鯤、城陽王尸、（「尸」晉書作「尼」按尸，古仁字，又音夷。王尸，字孝孫，或者當讀為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王尼，即此王尸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夷翻。）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任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其心而不制。）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窺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比，毗寐翻，近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樂，音洛。）何必乃爾！」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見，賢遍翻。）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嗣，祥吏翻。）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難，乃旦翻。）及曾之孫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不箸處。（著，遲據翻，挾也。）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何綏，字伯蔚。比，必寐翻，及也。蔚，紆勿翻。）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種，章勇翻。）

臣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與，讀曰預。）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卒，子恤翻。）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寧平城，（苦縣，屬陳郡。水經注：寧平城在沙水北，本前漢淮陽國之寧平縣也；後漢改淮陽為陳國。晉省寧平縣，而故城猶在。賢曰：寧平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騎，奇寄翻；下同。）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敗，補邁翻。射，而亦翻。）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范、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任，音壬。澹，徒覽翻，又徒濫翻。）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西河王喜，宣帝弟西河繆王斌之後。超，齊王冏



之子。〕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敳，魚開翻。〕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少，詩照翻。壞，音怪。〕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復，扶又翻。〕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勒欲存之，以諸人儀觀之清楚耳。〕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帥，讀曰率；下同。〕與寮屬登平乘樓〔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以王衍等尚清談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也。〕記室陳郡袁宏曰：〔晉諸公、諸從公府皆有記室，掌表疏、箋記、書檄。〕「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溫意以牛況宏，徒能糜俸祿而無經世之用。劉表字景升。噉，徒濫翻，又徒覽翻。羸，倫為翻。犢，疾置翻，牝牛也。〕魏武入荊州，〔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入荊州。〕殺以享軍。」



【祖逖聞雞起舞】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漢涿郡，魏文帝更名曰范陽郡。少，詩照翻。〕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蹴，子六翻，踢也。覺，居效翻，寤也。〕「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有京峴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為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糾合驍健，〔繩三合為糾；糾，言合三為一也。驍，堅亮翻；下同。〕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給千人糧廩及布三千疋而已。〕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復，扶又翻〕遂屯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石勒有大志度】

成都王穎既廢，〔穎廢見上卷上年。〕河北人多憐之。〔穎鎮鄴，初有時譽；後雖以驕侈致禍，河北之人厭亂而思舊，故多憐之。〕（永興二年，三〇五年）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于趙、魏，衆至數萬。初，上党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武鄉縣，晉置，屬上黨郡；後石勒分置武鄉郡。劉昫曰：唐潞州武鄉縣，漢河東之垣縣也。唐遼州榆社縣，分晉武鄉縣置。載記曰：勒，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又匈奴傳曰：北狄入居塞內者，有十九種，羯其一也。羯，居謁翻。〕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閭粹說東嬴公騰〔說，輸芮翻。〕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茌平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國，晉屬平原國。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意其地當在唐齊州、博州界。劉昫曰：茌平縣併入唐博州聊城縣。被，皮義翻。師古曰：茌，音仕疑翻。〕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群盜。〔帥，所類翻。〕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帥，讀曰率。〕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石勒始此。〕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長，知兩翻。〕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漢武帝置平干國，宣帝改為廣平國；後漢光武省屬巨鹿郡；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廣平郡；唐為洺州之地。〕



初，張賓好讀書，〔好，呼到翻。〕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勒，本胡也，故謂之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呼，火故翻。數，所角翻。〕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勒本胡人，故以為諱。〕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執法，御史之官也。紫宮南蕃中二星曰左、右執法。晉之故臣為勒定官制，取此置宮門執法，即以張賓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法。翥，章庶翻。〕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永昌元年，三二二年〕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濮，博木翻。〕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酷，慘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因流涕彌日。

〔太寧元年，三二三年〕後趙王勒以參軍樊坦為章武內史，〔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之水章武併入河間郡；唐為瀛州。〕勒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為羯賊



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羯，居謁翻。）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遣之。

咸和七年（三三二年）趙主勒大饗群臣，（考異曰：晉春秋云：「陶侃遣使聘後趙，趙王勒饗之。」按侃與勒必無通使之理，今不取。載記云：「勒因饗高句麗、宗文屋孤使。」今但云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方，比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戴谿曰：勒豈真知高帝者，特自視不如韓、彭故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礪，落猥翻。）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狐，妖獸也，能蠱媚人。石勒以此論曹、馬，使死者有知，孟德、仲達，其抱愧於也地下矣！）群臣皆頓首稱萬歲。

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好，呼到翻。）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佩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王謝安晉室】

謝安少有重名，〔少，詩照翻。〕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會，工外翻。〕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謝安，字安石。江東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浩，浩既無以滿衆望矣，繼而所望者謝安，而安卒能匡輔晉室。世之論者，皆優安而劣浩。余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浩之所以敗，正以與桓溫齊名，其心易溫；又值石氏之亂，以為可以立功，敗於輕率也。謝安當桓溫擅政之時，又身嘗為之僚屬，而懲浩之所以失，戒溫而為之備；溫既死而值秦之強，兢兢焉為自保之謀，常持懼心，此其所以濟也。史氏謂其能矯情鎮物，蓋因屐齒之折、白雞之夢而知之耳。〕安每遊東山，〔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安故居今為國慶禪寺。〕常以妓女自隨。〔妓，渠綺翻。〕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樂，音洛。〕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劉惔以清談貴顯；而謝尚、謝奕、謝萬皆為方伯，盛于一時。惔，徒甘翻。〕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言恐亦不免如諸兄弟也。〕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昇平三年〔三五九年〕北伐，謝萬在軍中矜豪傲物，嘯吟自高，不能撫衆。軍入渦、潁，援洛陽，時郗曇因病退彭城，遂



誤以為燕兵強盛致曇退，乃引兵還，衆皆潰散，狼狽獨歸，免為庶人。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桓溫心迹，固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獲逞者，制於命也，孰謂天位可以智力奸邪！）術士杜炅（炅，古迴翻。）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據孔安國尚書注，格，至也。）位極人臣。」溫不悅。（其志願不止於此，故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枋頭之敗，事見上卷太和四年。）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郗，丑之翻。）「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愜，苦叶翻。）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超知溫心而迎合之，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第，側里翻，又壯士翻，牀簀也。易，以豉翻。）乃言「帝早有痿疾，（楊正衡曰：字林：痿，痹也，人垂翻，又於佳翻。余謂此蓋言陰痿也。）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與計，皆姓也。何承天姓苑，相，悉良翻。范曄後漢書有計子勳。）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



太和六年（（三七一年）是年十一月，海西廢，簡文帝即位，始改元咸安。）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此白石蓋在牛渚西南桓玄破譙王尚之處。非陶侃令庾亮所守白石壘也。）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先草定太后令而呈之於太后。會，工外翻。）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建屋于宮中以奉佛，故謂之佛屋。）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行，戶剛翻；下數十行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索，山客翻。）「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杜預曰：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己酉，溫集百官於朝堂。（朝，直遙翻；下同。）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栗。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伊尹曰阿衡，放太甲於桐。喻溫廢立，行伊尹之事也。孔安國曰：阿，倚；衡，平。）當倚傍先代。」（傍，蒲浪翻。）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用霍光廢昌邑王故事。傳，直戀翻。）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晉朝以此服王彪之，余甚恨彪之得此名于晉朝也。彪之父彬，不畏死以折王敦，此為可服耳。）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工外翻。）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春



秋，「亨」皆作「享」。後魏書僭晉傳作「亨」，今從之。）帝著白帔單衣，（著，側略翻。帔，苦洽翻。）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晉制，諸公給朝車、安車、皁輪犢車各一乘。東漢都雒陽，宮有廣義、神虎門。賢注曰：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在金商門外。然則神虎門亦建康宮西門乎？）群臣拜辭，莫不歔歔。（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殿中監，掌監天子服御之事。將，即亮翻。）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於會稽邸。（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會，工外翻。）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蓋即平上幘。單衣，江左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所謂巾襦也。）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改元咸安。）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乘，如字。）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撰，雛免翻。預撰辭，欲入見而陳之。）帝引見，（見，賢遍翻。）便泣下數十行，（行，戶剛翻。）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

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好，呼到翻。）為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武陵王晞，亦元帝子，出繼武陵王結後。）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王彪之能全晞於會稽輔政之時，而不能全之於會稽繼服之日，會稽可以理喻，而習武者桓溫之所忌也。復，扶又翻。）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剽，匹妙翻。）息綜矜忍；（息，子也。）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溫



以此誣晞。)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並免其世子綜、梁王璘等官。(璘，與璉同，音津。)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沈約曰：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安之，虎生之弟也。

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

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涓，圭淵翻。)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強，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美呂翻。)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晃父邈，本汝南王佑之子也，嗣新蔡王後。)詣西堂叩頭自列，(西堂，太極殿西堂也。自列，自陳列其事。)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倩，千旬翻。掾，于絹翻。)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即田氏、孟氏及所生三男也。)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惋，烏貫翻。)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譙王承死于王敦之難。「承」，當作「承」，音注見前。)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吳孫權分丹楊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為歙州，今之徽州。)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置衡



陽郡，今之衡州。）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難，乃旦翻。〕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屬廣陵郡，今泰州即其地。〕

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翕，盛也。赫，炎之極也。〕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當是時，晉之君臣，蓋可知矣。春秋之義所謂微而顯者也。〕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屏，必政翻，又必郢翻。〕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昌邑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庾寅，封海西縣公。〔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簡文帝紀。〕

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處，昌呂翻。〕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先，悉薦翻。〕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惡，烏路翻。〕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入直省中也。〕帝謂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帝之為撫軍也，辟超為掾，故於今敢以情問之。復，扶又翻。〕超曰：「大



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史書所稱取急、請急，皆謂假也。省，悉景翻。）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論！」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此亦清談，但情溢於言外耳。朝，直遙翻；下同。）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清談無益於國事；謝安當此之時，能立此論，可謂拔乎流俗者也。）

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旰，古案翻。）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史言謝安於風流之中，能處事應物。又郗超勢焰如此，桓溫既死之後，超得終於牖下，蓋以智免也。為，于偽翻。）

咸安二年（三七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從，才用翻。行，下孟翻。）母子皆以幽廢死。余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夭，於紹翻。）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孕，以證翻。相，息亮翻；下同。）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媵，以證翻。卑女為婢。婢，女之下者。送女從嫁曰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昆侖」，（謂其人如昆侖也。）



昆侖國，在南海外。侖，盧昆翻。）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晉書曰：初，簡文帝見識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帝后悟，乃流涕。及孝武帝崩，晉自此傾矣。）己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帝封琅邪王，所生母鄭夫人薨，固請服重，徙封會稽王，追號鄭夫人為會稽太妃。會，工外翻。）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用漢昭烈屬諸葛亮之言。少，詩照翻。）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宣帝肇基帝業，元帝中興，故云然。）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王丞相，導也。）是日，帝崩。（年五十三。）

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諂，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朝，直遙翻。）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康獻褚太后既歸政于穆帝，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復臨朝稱制。海西既廢，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以帝沖幼，加在諒闇，（闇，音陰。）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



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此事即封還詔書之始也。）

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征溫入輔；溫又辭。

寧康元年（三七三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朝，直遙翻。）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恟，許勇翻。）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朝，直遙翻。）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位。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也。望，名望也。懼，質涉翻。）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沈約曰：手版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安從容就席，（從，千容翻。）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左傳：楚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史言王坦之雖忠於晉室而識度劣于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晷之移。）郗超常為溫謀主，（郗，丑之類。）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



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卒，子恤翻。〕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

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趣，讀曰促。〕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有心為之謂之故。〕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言不當為此文也。〕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曆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回。」〔安晉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坦之，彪之實預有力於其間。復，扶又翻。〕

【王猛治前秦】

北海王猛，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王猛傳：猛，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徐統召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倜，他狄翻。華，戶化翻。〕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褐，毛布。蝨，色櫛翻。〕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將，即亮翻。為，于偽翻。〕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



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於伐罪吊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奸雄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逼其國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待之；情見勢屈，敵因而乘之，故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職為督護，而加之以高官也。魏、晉之間，凡居節鎮者，其部將有督護，其後又置高官督護。王敦鎮武昌，有高官督護繆坦，〕欲與俱還，猛辭不就。〔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之邪！蓋溫軍已敗，忽忽退師，不暇殺之也。〕

秦東海王堅，素有時譽，〔時譽者，為時人所稱美也。〕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說，輪芮翻。〕「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鐙上人耳，〔魏、晉之間，率以刀鐙築殺人；言將為生所殺也。或曰：刀以鋒刃為用，刀鐙以上無所用之；婆樓以自喻。鐙，戶關翻。〕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不世出者，言世



間不常生此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苻堅奪得前秦皇位後，〕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處，昌呂翻。〕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群臣見猛皆屏息。〔屏氣，不敢息也。氣一出入為息。屏，必郢翻。〕

〔三五九年〕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驍，堅堯翻。〕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強太后，秦主健之后也。〕酗酒，豪橫，〔〔酗，於句翻。〕孔安國曰：以酒為凶曰酗。賈公彥曰：據字，酒旁為凶，是因酒為凶者也。橫，戶孟翻。〕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氣，〔屏，必郢翻。〕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三七五年〕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



南、北郊及宗廟、社稷，〔為，于偽翻；下同。〕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蓋黃河及華岳諸神，不盡徧四嶽也。〕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身首橫分為殊死。少，詩沼翻。〕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款，誠也。〕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八方之外為八荒。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聲教光乎六合，〔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師古曰：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以豉翻。〕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處，昌呂翻。〕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後卒如猛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比，必寐翻，及也。斂，力贍翻。臨，如字。〕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劉裕出身貧賤】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期，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從，才用翻。斷，丁管翻。上乳，如字；下乳，人喻翻。〕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長，知兩翻。好，呼到翻。〕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晉、宋之制，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覘，丑廉翻。從，才用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呼，火故翻。〕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劉裕事始此。〕



第六章 南北的對峙

【導讀】《資治通鑑》《宋紀》有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共計五十八卷。南北朝中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晉宋禪代〕

元熙二年（四二〇年）是年六月改元永初。）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此宋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從容言曰：（從，千容翻。）「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荷，下可翻。）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坐，徂臥翻。）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見，賢遍翻。）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宋王劉裕時鎮壽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解，戶買翻，曉也。復，扶又翻。）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



「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長星所以除舊佈新，故云然。〕亮至建康，夏，四月，征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豫州，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治陳國；江左治壽陽、蕪湖、邾城、牛渚、歷陽、馬頭、壽春、姑孰，不常厥居。安帝之末，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帝既平關、洛，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河內、東京兆二僑郡，雍州仍僑治襄陽。秦、并州刺史鎮蒲阪，毛德祖既自蒲阪退屯虎牢，則并州當寄治虎牢也。雍，於用翻。〕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府、州，都督府及豫州也。〕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謂管仲、諸葛亮也。〕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喜，許記翻。〕王甚重之。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晉安帝元興三年裕討桓玄，至是凡十七年。操，千高翻，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

甲子，帝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酉；建興四年，長安陷，歲在丙子；凡五十二年。次年，元帝建號于江東，改元建武，至是年歲在庚申，凡一百單三年。西、東享國共一百五十七年而亡。〕

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



廣曰：「君為宋朝佐命，〔朝，直遙翻。〕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徐邈為晉孝武所親重。〕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仿晉初故事，即宮於故秣陵縣，〔沈約曰：秣陵縣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鬪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冠，五玩翻。將，即亮翻。〕降褚后為王妃。

初，帝以毒酒一罍〔罍，於耕翻，瓦器也。〕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卒，子恤翻。〕偉，邵之兄也。〔初，帝領揚州，辟邵為僚屬。〕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方便者，隨宜處分，不令其事彰露也。〕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處，昌呂翻。〕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伺，相吏翻。〕永初二年〔四二一年〕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復，扶又翻。考異曰：宋本紀，「九月己丑，零陵王薨」；晉本紀，「九月丁丑」；據長曆，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自是之後，禪讓之君，罕得全矣。帥，讀曰率。臨，力鳩翻。朝，直遙翻。〕



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冲平陵，帝帥百官瞻送。

【嵩山道士寇謙之】

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魏、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在光祿大夫上，假金章紫綬。研精者，窮其精力。〕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託聖賢以伸其說謂之矯；聖賢無是事，寓言而加詆謂之誣。好，呼到翻。近，其靳翻。〕老聃習禮，仲尼所師，〔史記及大戴記皆云仲尼問禮於老聃。聃，他甘翻。〕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王之治乎！〕〔敗，補邁翻。治，直真翻。〕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纖，細也；妍，美好也。〕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

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讚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張道陵，後漢人，修五斗米道，俗所謂天師也。〕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今道家科戒蓋始於此。〕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譜，博古翻。〕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



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朝，直遙翻。〕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河出圖，伏羲象以畫八卦；洛出書，禹得之以敘九疇，故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又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於壇畔。舜禮壇於河畔，黃龍負卷舒圖出於水。」〕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水經注：濕水南徑平城之東，水左有大道壇，寇謙之所建也。濕水即澠水。〕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谷永說漢成帝曰：「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黃冶變化，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服餌修鍊以求輕舉，即谷永所謂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者也；鍊草石以為金銀，即谷永所謂黃冶變化者也。〕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以其相戾，故七略不得合為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符水、禁呪，即張道陵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言，其故何哉！〔喜，許記翻。〕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智；〔海鳥爰居避風，止于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祀之。孔子以為



臧文仲不智者三，祀爰居其一也。）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喜，許記翻。）每言于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四四五年事。）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飲，於鳩翻。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守，式又翻。）又為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並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為留台。下，遐稼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目無常主，不辯白黑，謂之眩。）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



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太子晃素好佛法，（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復，扶又翻。）

〔蕭道成代宋〕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好，呼到翻。）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主帥，謂東宮齋內主帥也。帥，所類翻。）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陳氏，蒼梧王之母也。即位，尊為太妃。捶，止榮翻。）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數，所角翻。）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弃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騎，奇寄翻；下同。帥，讀曰率。）太妃每乘青犢車，（青犢車，青蓋犢車也。晉制，諸王青蓋車。時有司奏，皇太妃輿服一同晉孝武李太妃故事。）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復，扶又翻；下已復同。）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已，既也；既而復迎之還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劉統，自言統天下也，猶苻堅稱「苻詔」，桓玄稱「桓



詔」。〕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
〔著，陟略翻。穿，如字，又樞絹翻。〕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
排突廝養，〔廝，息移翻。養，餘亮翻。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
又，廝給、養馬者。〕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
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篴，〔篴，音池，以竹為之，
長八尺四寸，圍三寸。周禮賈疏云：篴八孔。〕執管便韻。〔韻，諧也，
和也。〕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
歸。從者並執鋌矛，〔從，才用翻。鋌，音蟬，又以前翻，小矛也。〕
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
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鍼，與鉗同，
其淹翻。離，力智翻。〕小有忤意，即加屠剖，〔忤，五故翻。〕一
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
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樂，
音洛。射，而亦翻。隊有隊主、副，仗主、副。〕閉城門，遣人執帝
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

太后數訓戒帝，〔數，所角翻。〕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
帝毛扇。〔毛扇，蓋羽扇也。考異曰：宋略作「太妃賜」，今從宋書。〕
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鳩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
事，官便應成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復，扶又翻；下無復，
誰複同。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江南人謂小兒戲為狡獪。〕帝曰：
「汝語大有理！」乃止。



元徽五年〔（四七七年）是年七月，帝即位，始改元昇明。〕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遊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登，登時也；登時，猶言即時也。散亶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按宋書，孝武諸子，十人早卒，二人為景和所殺，余皆太宗殺之，無及蒼梧時者，南史誤也。）剗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廬，倚廬也。禮：居喪者，居倚廬，寢苦枕塊。孟康注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孔穎達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又說曰：凡非適子，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鄭注曰：不欲人屬目，蓋於東南角。）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唾，湯臥翻。）「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

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裸，郎果翻。）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畫，讀與畫同。）自引滿，將射之。（射，而亦翻；下無復射、箭射同。）道成斂版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棚，補陞翻。射棚，今言射垛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中其齊。（更，工衡翻。髀，蒲剝翻。集韻云：骨鏃也。余謂骨鏃亦能害人，況以之射人腹乎！蓋當時所謂髀箭者，必非骨鏃。中，竹仲翻。齊，與臍同。）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于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為，于偽翻。）帝乃止。



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易，以豉翻。）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淵於此時已心歸道成矣。）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道成時為中領軍，以僧真為功曹。希，望也。）

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曠，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曠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將，即亮翻。）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從，才用翻。）「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領府，謂領軍府也。）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騎，奇寄翻。）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叩臺門者，（言將有告之者。）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順之，蕭衍之父也。考異曰：齊高帝紀，姚思廉梁書武帝紀，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世，皆有名及官位。蓋史官附會，今所不取。）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嶷，魚力翻。）皆以為：



「帝好單行道路，于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
（好，呼到翻。，易，以鼓翻。鮮，息淺翻。鮮，少也。）徒先人受禍
耳。」（先，悉薦翻。）道成乃止。

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
（明帝泰始七年以皇子躋繼江夏王義恭，時蓋為東中郎將，以安民
為司馬行郡事也。會，工外翻。夏，戶雅翻。躋，箋西翻。）道成止之。

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夜著青衣，扶匍道路，（著，
則略翻。扶，讀曰蒲。說文曰：手行也。匍，蒲北翻。）為道成聽察帝
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一
（【張：「一」作「二」。】）十五人於殿中，詔伺機便。（為，于
偽翻。詔，喧正翻，又古迴翻。伺，候也。伺，相吏翻。）

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
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適意作
戲，謂之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
（此員外郎蓋員外散騎郎也。）

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臺岡，意即臺城之
來岡也。賭跳者，賭跳躑，以高者為勝也。跳，音他弔翻。考異曰：南史
作「蠻岡」，今從宋書。）仍往青園尼寺，（尼，女夷翻。）晚，至
新安寺（孝武寵姬殷貴妃死，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
安為寺名。）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曇，徒含翻。）飲酒醉，



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崔寔四民月令曰：或云見天漢中奕奕有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征應。〕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御左右防身刀，即所謂千牛刀也。刎，扶粉翻。〕敕廂下奏伎〔伎，渠綺翻。〕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呼，火故翻。〕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誑，居況翻。〕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室孔，〔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塞，悉則翻。室孔，即古之所謂圭竇也。室，古攜翻，又音攜。〕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懾，之涉翻。考異曰：齊高帝紀云：「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入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入，天下會是亂耳。』」按靈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衛晏然不動！今從宋後廢帝紀。〕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怖，普布翻。〕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



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使，疏吏翻。斷，丁亂翻。）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須，與須同。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五代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在永福則白紗。蓋貴白紗也。杜佑曰：宋制：黑帽綴紫襖，襖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復，扶又翻。呵，虎何翻。解，戶買翻，曉也。）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褚淵手取其事以授道成，自此天下之事一歸之矣。）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東城，即東府城也。）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觀史所書，會議之際，道成目光如電，須髯盡張；王敬則拔白刃跳躍，繼又以長刀遮粲、秉等，事勢可知矣。粲、秉於此時，聲其弑君之罪，以身死之，猶不愧于仇牧，何待至石頭邪！）秉出，于路逢從弟韞，（從，才用翻。）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宋事去矣，自中人以下皆知之。）



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數，所具翻。〕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燾至，王乃入居朝堂。〔史言袁燾為一時倚重。朝，直遙翻。〕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改元昇明。〕葬蒼梧王於郊壇西。〔南郊壇在台城南已地，世祖大明三年，移南郊壇于牛頭山以正陽位。〕

【北魏邊鎮問題】

〔五一六年〕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將，即亮翻。〕恐賊虜窺邊，山陵危迫，〔魏自顯祖以上，山陵皆在雲中。〕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秦、漢以來九卿各一卿，魏太和十五年九卿各置少卿，蓋仿周官六卿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之遺制也。〕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比，毗至翻。邏，郎佐翻。帥，所類翻。屬，之欲翻。斂，力贍翻。〕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抄，楚交翻。羸，倫為翻。解，戶買翻，曉也。閑，習也。〕



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
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
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
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
貿，音茂。）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
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
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
敗官，並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間，古覓翻。場，
音亦。朝，直遙翻。稱，尺證翻。敗，補邁翻。）及正光之末，北邊
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正光四年，破六韓
拔陵、衛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瑀，音禹。
上，時掌翻。銓，量也。選，須絹翻；下入選、應選同。）排抑武人，
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
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方羽林、虎賁立榜克期之初，魏朝既不為
之嚴加禁遏，縱彝父子欲以為意，柰之何哉！）（五一九年）二月，庚
午，羽林、虎賁近千人，（賁，音奔。近，其斬翻。）相帥至尚書
省詬罵，（帥，讀曰率。詬，戶遘翻，又古侯翻。）求仲瑀兄左民郎
中始均不獲，（尚書左民郎，晉武帝置。）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
懼，莫敢禁討。（懾，之涉翻。）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為
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
走，復還拜賊，（造，七到翻。捶，止榮翻。復，扶又翻；下不復、



誰復同。）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鼻僅有餘息，（言氣息奄奄，僅未絕耳。）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治，直之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時官員既少，（少，詩沼翻。）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斷，丁亂翻。）沈滯者皆稱其能。（沈，持林翻。）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

「殷、周以鄉塾貢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而升之學，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謂賢良、文學、孝廉之舉也。事見漢紀。）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治，直吏翻。）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行，下孟翻。屬，之欲翻。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不調，謂不和也。易調之調，徒鈞翻，音調也。）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行，下孟翻。）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復，扶又翻。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



以信，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澄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其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覆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難，乃旦翻。）洛陽令代人薛琚（魏書官氏志：西方叱干氏後改為薛氏。琚，之六翻。，又音倣。）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行鴈、貫魚，皆以論資次先后以序而進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選，須絹翻。行，音戶剛翻。）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甄，之人翻。琛，丑林翻。）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事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燕，因肩翻。）其子謐為侍御史，（考異曰：李百藥北齊書作「謐」。北史作「謐」，今從之。）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沈，持林翻。）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凡書表皆函封，函使者，使奉函詣京師也。使，疏吏翻。）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



大臣之第，（帥，讀曰率。考異曰：北齊書云「領軍張彝」。按彝未嘗為領軍，故但云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省事，鎮吏也。省，悉景翻。）秀容劉貴、（魏太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及秀容縣；世祖真君七年置肆州，秀容郡屬焉。）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史，亦吏職也。）獄掾善無尉景、（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拓跋氏置善無郡，屬恒州。李延壽曰：秦、漢置尉候官，景之先有居此職者，因氏焉。）廣寧蔡儁、（廣寧郡，魏收志屬朔州，隋併入朔州善陽縣。）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于鄉里。（高歡事始此。）

【蘇綽佐宇文泰以興周】

（五三五年）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治，直吏翻。）

泰用武功蘇綽為行臺郎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屬岐州。即漢、魏武功縣之地。）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就蘇綽以決疑也。此就，即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之就。）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為，于為翻。處，昌呂翻。）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



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為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注：沔水枝渠至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為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意在問綽，不在觀漁。還，從宣翻，又如字。〕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治，直吏翻。〕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蓋綽之言深有以當泰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天曉為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詰，去吉翻。〕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計帳者，具來歲課役之大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世有有為之主，必有能者出為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

〔五四一年〕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度，徒洛翻。長，知兩翻；下令長同。〕並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坐，徂臥翻。〕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守，式又翻。計帳見上卷大同元年。〕



〔五四四年〕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更，工衡翻。〕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為**五卷，頒行**之**。〔二十四條并新制十二條，總為三十六條。二十四條見上卷大同元年。〕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守，手又翻。長，知兩翻。〕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五四六年〕**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度，徒洛翻。喪，息浪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間，古莧翻。〕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處，昌呂翻。分，扶間翻。〕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卒，子恤翻。〕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

「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尚書令史，自東漢有之。唐六典曰：魏、晉以來，令史之任，用人常輕，齊、梁、後魏、北齊，雖預品秩，益又微矣。〕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蘇綽，武功人，歸葬鄉里。〕載以布車一乘，〔乘，繩證翻。〕泰與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愐曰：馮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源，同為一流，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酌酒，〔酌，盧對翻，餽祭以酒沃地也。〕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



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高澄整肅吏治】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大行臺、并州刺史，（中大通五年，魏以歡為大行臺，歡以授其子澄。歡居晉陽，并州刺史地任要重，故亦以澄為之。）求入鄴輔朝政，（朝，直遙翻；下同。）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搢為之請，（為，于偽翻；下為我同。）乃許之。（五三六年）二月丁酉，以澄為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考異曰：魏帝紀：「為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襄紀：「天平元年，為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按尚書令不在外，大行臺不在內，今兩舍之。）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少，詩照翻。）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為左丞、吏部郎，親任之。

（五四四年）三月壬子，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侍中高洋為左僕射。

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黨也，委以朝政，（朝，直遙翻。）鄴中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為大將軍、



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門下省衆事，侍中、給事中等掌之；今高歡移而總歸中書，所以重澄之權。）文武賞罰皆稟於澄。

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為叔父；澄怒，罵之。

（隆之本洛陽人，歡命為弟，故洋以叔父呼之。）歡謂群公曰：「兒子浸長，（長，知兩翻。）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干娶歡妹。）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旦乃得見。

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帝報澄父子之語，常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啟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為御史中尉，（五代志：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為之，以游道為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處，昌呂翻。御史臺謂之南臺，尚書省謂之北省。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名南臺。尚書省在北，故曰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宋明帝初，畢衆敬降魏。）



澄欲假遲威勢，諸公在坐，〔坐，徂臥翻。〕令遲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遲不讓而坐，觴再行，即辭去。澄留之食，遲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時於鄴都治東山，為遊宴之地。〕遇遲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

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黷貨無厭；〔厭，於鹽翻。〕遲前後彈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劾，戶概翻，又戶得翻。〕澄收子如繫獄，一宿，發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投相王，〔中大通四年，歡破爾朱氏，召子如於南岐州，蓋雍、華路阻，取道夏州東歸也。夏，戶雅翻。〕王給露車一乘，〔乘，繩證翻。〕肴犗牛犢，〔肴，屍員翻，曲角也。犗，音字。〕犢在道死，唯肴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懼澄殺之也。〕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濟陰王暉業為太尉；〔濟，子禮翻。〕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罷太師也。〕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久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憔，慈消翻。悴，秦醉翻。〕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為，于偽翻。蝨，色櫛翻。〕賜



酒百餅，羊五百口，米五百石。（澄繩之以公法，歡接之以舊恩，此其父子駕御勳貴之術也。）

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屬之。（屬，之欲翻。）丞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昵，尼質翻。過，工禾翻。）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令、僕已下皆側目。（駁，北角翻。）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愔，於今翻。畜，許竹翻，養也。）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復，扶又翻。）遊道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爲大行台吏部。（「部」下當有「郎」字。）

【梁武帝斥責賀琛】

大同十一年，（五四五年）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稽，音啟。謂東魏通和也。）正是生聚教訓之時，（用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謂淮、汝、潼、泗新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郡不



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哀，薄侯翻。）更相呼擾，（更，工衡翻。）惟事征斂，（斂，力贍翻。）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守，式又翻；下同。）東境戶口空虛，（東境，謂三吳之地。）皆由使命繁數，（使，疏吏翻；下同。數，所角翻。）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畜，吁玉翻。妓，渠綺翻。）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巨億者，億億也。）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于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少，詩沼翻。）如復傅翼，增其搏噬，（復，扶又翻。傅，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傅之羽翼也。）一何悖哉！（悖，蒲內翻；下同。）其餘淫侈，著之凡百，（言時人凡百所為，皆事淫侈也。）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道，讀曰導。）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群，故勉強而為之；（易曰：不



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己意，此論誠切中人情。強，其兩翻。）苟以純素為先，足正雕流之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宸，（宸，於豈翻。）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里，（吹毛以求其疵癢，擘肌以分其肉理；言其苟細。）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奸，寔由於此。（長，知兩翻。古寔、實同。）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微悻之患矣。」（微，堅堯翻。）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四方屯、傳、邸治，（屯，軍屯也。傳，驛傳也。傳，張戀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此亦確論也。）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

啟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蕭子顯曰：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戶。其下有主



書令史，舊用武官，未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大指以**為**：

「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讜，多曩翻。讜言，善言也，直言也。）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傯，（倥，康董翻。傯，作孔翻。倥傯，困苦也，不暇給也。）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闕茸，（闕，吐盍翻。倂，而隴翻。闕茸，不肖也，劣也。）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上，時掌翻。別，彼列翻。橫，戶孟翻。）某太守貪殘，（守，式又翻。）尚書、蘭台某人奸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使，疏吏翻。）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周禮：王膳用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又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詩唐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若以**為**功德事者，（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礙會為功德事。）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種，章勇翻。）治一菜**為**數十味；（治，直之翻；下同。）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帝奄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凡所營造，不關



材官及以國匠，〔此自文其營造塔寺之過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卿。國匠者，官給其俸廩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傳翼。〔為，于偽翻。傳，讀曰附。〕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悖，蒲妹翻。〕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官；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孔穎達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竟，畢其事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要，讀曰腰。〕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為誰之為，于偽翻；下手為同。〕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尸，主也。〕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漢鄒陽之言。〕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趙高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呼鹿為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復同。〕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強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聞重奏，〔倚，側也。側者，傾待之義，如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直龍。〕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省，



悉景翻。下，遐嫁翻。）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騎，奇寄翻。）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夜分五更，每更至五點而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斷，音短。）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盧達翻。糲者，粗而不鑿也。）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日移中，日過中也。「嗽」，當作「漱」，滌口也，音先奏翻。過，謂度日也。）身衣布衣，木綿皁帳，（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時不薅，則為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小筩，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縑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身衣，於既翻。）一冠三載，一衾二年，（載，子亥翻，亦年也。）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法事，謂奉佛為梵唄。）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小坐，宮中便坐也。恒，戶登翻。坐，徂臥翻。）對內豎小臣，如



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守，式又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惡，烏路翻。〕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脞；〔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詰，去古翻。〕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昃，阻力翻。治，直吏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復，扶又翻。〕群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見，〔謂朱异、周石珍輩也。〕大謀顛錯而不知，〔謂納侯景，復與東魏和也。〕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搏埴者則役之搏埴。任，音壬。〕其無任者著升械；〔魏



武帝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著，陟略翻。）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幾，居希翻。）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夷考帝之終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至於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於兵、死於饑者，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懌，吾誰欺，欺天乎！斷，丁亂翻。）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如臨賀王正德父子是也。）由是王侯益橫，（橫，戶孟翻。）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剽，匹妙翻。）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南北交聘】

永明元年（四八三年）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主客令即典客令也。）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藏，徂浪翻。賈音古。）纘曰：「魏金玉



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礫，郎狄翻。）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慚而止。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史言馮后淫縱。使，疏吏翻；下同。）

永明八年（四九〇年）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九年（四九〇年），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竣，七倫翻，又丑緣翻。）欲以朝服行事，（朝，直遙翻；下同。）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之言，沖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厭，於葉翻。）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記孔子容止，有是言。）此童稚所知也。（稚，直利翻。）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準，揆平之物；又其義，擬也，倣也。對看為望。月有弦望。後漢律曆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月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取諸此。）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止淹耳。）何至今日獨見要逼！」（要，讀曰邀。）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



貂璫曜目。〔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金璫、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疏吏翻。〕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于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孝經之言。〕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使，疏吏翻。褶，音習。〕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帟給昭明等，〔帟，音苦洽翻。〕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考異曰：楊松玠談藪作「朱淹」，又云：自著作郎遷著佐郎。今從魏書。〕賜絹百匹。昭明，駟之子也。〔裴駟，松之之子，注史記行於世。駟，音因。〕

三月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為，于偽翻。〕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言行喪禮，興百王之墜典而正其失也。〕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朝，直遙翻。衰，吐回翻。〕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據魏紀：上即位之初年至三年，彪凡四來聘，是年再聘，通前凡六。使，疏吏翻。〕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賦詩以寵之。〔左傳：晉趙武自宋



還過鄴，鄭伯享之於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

大同三年，〔五三七年〕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以吏部郎盧元明、通直侍郎李業興副之。〔通直侍郎，即通直散騎侍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諧，平之孫；〔李平，崇之從弟，事孝文、宣武。〕元明，昶之子也。〔盧昶，盧玄之孫。〕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見，賢遍翻。〕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勍，其京翻。〕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瞻為首。〔瞻，而豔翻。〕神儁名挺，寶之孫；〔李寶自敦煌歸魏，其後貴盛。〕元景名昕，憲之曾孫也；〔王憲，猛之孫，皇始中歸魏。〕皆以字行。瞻，卞交之子也。〔卞交，力膺翻。〕

時南，北通好，〔好，呼到翻。〕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銜命，奉使者也。接客，主客也。〕無才地者不得與焉。〔與，讀曰預。〕每梁使至鄴，〔使，疏吏翻；下同。〕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兩國通使，各務誇矜以見所長，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猶可以服覘國者之心。為，于偽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



『洗夫人保境嶺南』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麗，力知翻。）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郡立新會郡；隋、唐為新會縣，屬廣州。九域志：新會縣在廣州之西南三百三十里。）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石龍縣舊置羅州。我朝為化州治所。）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縣，漢屬合浦郡；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吳分立高涼郡，梁置高州。）高涼洗氏，（洗，音銑；丁度集韻：姚，國名，或作「先」；姓氏韻纂又音線。考異曰：典略作「沈氏」。今從隋書。）世為蠻酋，（酋，慈秋翻。）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累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舍，讀曰捨。）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

大寶元年（五五〇年），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遣使召寶，（使，疏吏翻；下同。）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被，皮義翻。）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質，音致。）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



將兵入瀨石，城魚梁以逼南康，〔帥，所類翻。魚梁亦地名，近瀨石。瀨，古暗翻。〕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下同。〕今入瀨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憚而無備。〔憚，與喜同。〕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擔，都甘翻。賧，吐濫翻。〕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分漢贛縣立陽都縣，晉武太康元年，更名寧都。五代志：南康虔化縣，舊曰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

永定二年〔五五八年〕，高涼太守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洗，息典翻。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詔以僕為陽春太守。〔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武帝永定二年，紇與父頡定廣州，至是凡十二年。紇，下沒翻。〕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華，戶化翻。〕徵為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太建



元年〔五六九年〕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此始興之衡州。五代志：南海郡始興縣，梁置安遠郡及東衡州。）

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二年〔五七〇年〕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廣州，治南海郡。守，式又翻。）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僕及父融為兩世。誘，音酉。使，疏吏翻。洗，息典翻。）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恆擾不知所為，出頓涯口，（水經，涯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涯縣，南出涯浦關，右合湊水，謂之涯口。涯，去王翻。）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盛，時征翻。）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艦，戶黯翻；下同。）令軍人銜刀潛行江中，以斫籠，篋皆解，（篋，莫結翻。）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于建康市。

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管寧，幼安，依公孫度，度安其賢；魏文帝初，卒還鄉里。袁，渙字曜卿，為呂布所拘而不為布所脅；布敗，歸魏武。）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為金部侍郎。（唐六典曰：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



委輸，蓋金部郎曹之任也。歷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金部郎中，梁、陳、隋為侍郎，煬帝但曰郎。）引，允之弟也。（蕭允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史言蕭允兄弟，處大難而不懼。）

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五代志：石龍縣屬高涼郡，蓋梁、陳置郡也。今為化州。）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幃，許偃翻。安車加繡幃油絡也。乘，繩證翻。）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吹，尺瑞翻。幢，傳江翻。）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

開皇九年（五八九年），隋滅陳，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高涼縣置高涼郡。洗，音銑，又音線。）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徐璿自豫章退保南康。南康郡治贛縣。洸，古黃翻。守，式又翻。璿，都滕翻。）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遣，于季翻。）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洗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帥，讀曰率。）洸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說，式芮翻。考異曰：隋帝紀：「十年八月壬申，遣洸等巡撫嶺南，百越皆服。」按陳以九年正月亡，至來年八月，并閏計二十一月，豈有洗氏猶不知者！洗氏傳又云晉王遣陳主遣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帝紀所云，蓋謂百越已服，奏到朝廷之日也。）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



立宋康郡。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永寧、宋康二郡。）洸，夔之子也。（韋夔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夔，休正翻。）

案《隋書》卷 31《地理志下》：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踦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群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爲「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第七章 短促的隋朝

【導讀】本章采自《隋紀》。《隋紀》共八卷，在《資治通鑑》所占篇幅不多，但至關重要，唐代的制度、格局，承襲於此。閱讀時可參攷陳寅恪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第八章 李唐氣象

【導讀】本章采自《唐紀》。《唐紀》共八十一卷，在《資治通鑑》所占篇幅最大。《唐紀》是對唐朝時代的生動描述，閱讀時可參攷陳寅恪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第九章 又一個紛亂的時代

【導讀】《資治通鑑》《后梁紀》有六卷，《后唐紀》八卷，《后晉紀》六卷，《后漢紀》四卷，《后周紀》五卷，共計二十九卷。敘述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過程。

參考書目

- 《通鑑論》，[清]伍耀光輯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74。
- 《讀通鑑論》，[清]王夫之著，北京，中華書局，1975。
- 《看鑑偶評》，[清]尤侗著，北京，中華書局，1992。
- 《通鑑胡注表微》，陳垣著，輔仁學誌 13，1、2，1945、1946。
- 《通鑑學》，張須著，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9。
- 《資治通鑑介紹》，柴德賡著，北京，求實出版社，1981。
- 《資治通鑑疑年錄》，吳玉貴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鑑》，王錦貴著，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 《司馬光史論探微》，陶懋炳著，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 《資治通鑑治國思想研究》，鄒永賢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 《帝王的鏡子〈資治通鑑〉》，雷紹鋒著，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